舊唐書

八



唐書志卷第六

劉 昫 等 撰

聞人詮 校刻 沈桐 同校

禮儀六

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祔初武后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已後兩京太廟四時並饗至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未祔於是議者紛然而大言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群主時饗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饗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群廟之主以往議者皆不決而罷　貞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

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以一朝廢之平且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非禮也長慶元年二月分司官庫部員外郎李渤奏太微宮神主請歸祔太廟勅付東都留守鄭絪商量聞奏絪奏云臣謹詳三代典禮上稽高祖太宗之制度未嘗有並建兩廟並饗二主之禮天授之際祀典變革中宗初復舊物未暇詳考典章遂於洛陽創宗廟是行還都之制實非建國之儀及西歸上都因循未廢德宗嗣統墜典克修東都九廟不復告饗謹按禮記仲尼荅曾子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所以明二主之非禮也陛下接千載之大統揚累聖之耿光憲章先王垂法後嗣況宗廟之禮至尊至重違經黷祀時謂不欽特望擇三代令典守高祖太宗之憲度鑒神龍權宜之制遵建中矯正之禮依經復古允屬聖明伏以太微宮元皇帝三代睿宗文武孝皇帝神主參考經義不合祔饗至於遷置神主之禮三代以降經無明文

伏望委中書門下與公卿禮官質正詳定敕付所司太常博士王彥
威等奏議曰謹按國初故事無兩都並建宗廟並行饗祭之禮伏尋周
書召誥洛誥之說實有祭告豐廟洛廟之文是則周人兩都並建宗
祧至則告饗然則兩都皆祭祖考禮祀並興自神龍復辟中宗嗣位
廟既偕作饗亦並行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但
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神主大曆中始於人間得之遂寓於太微
宮不復祔饗臣等謹按經傳王者之制凡建居室宗廟爲先廟必有
主主必在廟是則立廟兩都蓋行古之道主必在廟實依禮經今按
參詳理合升祔謹按元皇帝是追王高宗中宗睿宗是祧廟之主其
神主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景皇帝是始封不遷之祖其神主合
藏於太廟從西第一室高祖太宗玄宗肅宗代宗是創業有功親廟
之祖伏準江都集禮正廟之主藏於太室之中禮記群廟之主有故
則聚而藏諸祖廟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上后主先亡若
歸本室有虛神主事雖可據理或未安今高祖已下神主並合藏於太

祖之廟依舊準故事不饗如陛下肆覲東后移幸洛陽自非祧主合
歸本室其餘闕主又當特作而祔饗時祭禘祫如儀臣又按國家追
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德明興聖懿祖別廟今光皇帝神主即懿祖
也伏緣東都先無前件廟宇光皇帝神主今請權祔於太廟夾室居
元皇帝之上如駕在東都即請準上都式營建別廟作德明興聖獻
祖神主備禮升祔又於太廟夾室奉迎光皇帝神主歸廟第四室禘
祫如儀或問曰禮作栗主瘞桑主漢魏並有瘞桑之議大曆中亦瘞
孝敬皇帝神主今祔而不瘞如之何荅曰古者師行以遷主無則主
命自非遷祖之主別無出廟之文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兩
都宗廟各宜有主又問曰古者作主必因虞練若主必歸祔則室不
可虛則當祔已亡之主創當祔之主禮經無説如之何荅曰虞練作
主禮之正也非時作主事之權也王者遭時爲法因事制宜苟無其
常則思其變如駕或東 幸廟仍虛主即準肅宗廣德二年上都作主
故事特作闕主而祔蓋 主不可闕故禮貴從宜春秋之義變而正之

者臣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憑寓於太微不入宗廟據經復本允屬
聖明至是下尚書省集議而郎吏所議與彥威多同丞郎則各執所
見或曰神主合藏於太微宮或云並合埋瘞或云闕之當作或云輿
駕東幸即載上都神主而東咸以其言不本經據竟以紛議不定遂
不舉行

會昌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祿
山叛後取太廟為軍營神主棄於街巷所司潛收聚見在太微宮內
新造小屋之內其太廟屋室並在可以修崇大和中太常博士議以
為東都不合置神主車駕東幸即載主而行至今因循尚未修建望
令尚書省集公卿及禮官學官詳議如不要更置須有收藏去處如
合置望以所拆大寺材木修建既是宗室官居守便望令充修東都
太廟使勾當修繕奉勑宜依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鄭路等奏東都太
微宮神主二十座去年二月二十九日禮院分析聞奏訖伏奉今月七
日勑此禮至重須遵典故宜令禮官學官同議聞奏者臣今與學官

等詳議訖謹具分析如後獻祖宣皇帝宣莊皇后懿祖光皇帝光懿皇后文德皇后高宗天皇大帝則天皇后中宗大聖大昭孝皇帝和思皇后昭成皇后孝敬皇帝孝敬哀皇后已前十二座親盡迭毀宜遷諸太廟祔于興聖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東都無興聖廟可祔伏請且權藏於太廟夾室未題神主十四座前件神主既無題號之文難伸祝告之禮今與禮官等商量伏請告遷之日但瘞於舊太微宮內空閑之地恭酌事理庶協從宜制可太常博士段瓌等三十九人奏議曰禮之所立本於誠敬廟之所設實在尊嚴既曰薦誠則宜統一昔周之東西有廟亦可徵其所由但緣卜洛之初既須營建又以遷都未決因議兩留酌其事情匪務於廣祭法明矣伏以東都太廟廢已多時昔議增修稍乖前訓何者東都始制寢廟於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時非貞觀開元之法前後因循不廢者亦踵鎬京之文也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天寶之中兩京悉為寇陷西都廟貌如故東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廟之靈不欲歆其煩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後彌

歷歲年今若廟貌惟新即湏室別有主舊主雖在大坐合祧必几筵而存之所謂宜祧不祧也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也謂廟不得無主者也舊主如有留去新廟便合創添謹按左傳云祔練作主又載云虞而立几筵如或過時成之便是以凶干吉創添既不典虛廟又非儀考諸禮文進退無守或曰漢於郡國置宗廟凡百餘所今止東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秦焚燒之餘不識典故至於廟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間貢禹韋玄成等繼出果有正論竟從毀除足知漢初不本於禮經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復設廟寢何妨修營候車駕時巡便合於所載之主者究其終始又得以論之昨者降勑參詳本爲欲收舊主主既不立廟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一皆立廟乎愚以爲廟不可脩主宜藏瘞或就瘞於埳室或瘞於兩階間此乃百代常行不易之道也其年九月勑毀壞等詳議東都不可立廟李福等別狀又有異同国家制度湏合典礼證據未一則難建立宜並令赴都省對議湏歸至當工部尚書薛元賞等議伏

以建中時公卿奏請脩建東都太廟當時之議大者有三其一曰必有其廟備立其主時饗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皇輿時巡則就饗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立其三議參酌禮經理宜存廟不合置主謹按祭礼義曰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礼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是知王者建邦設都必先宗廟社稷況周武受命始都于豐成王相宅又卜于洛烝祭歲於新邑冊周公于太室故書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入太室祼成王厥後復立于豐雖成洛邑未嘗久處逮于平王始定東遷則周之豐鎬皆有宗廟明矣又按曾子問廟有二主夫子對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者昔齊桓公作二主夫子譏之以為偽主是知二主不可並設亦明矣夫聖王建社以厚本立廟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国家定周秦之兩地為東西之兩宅闢九衢而立宮闕設百司而嚴扶衛取法玄象號為京師既嚴帝宅難虛神位若無宗廟何謂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誠者祀誠非外至必由中出

理合親敬用交神明位宜存於兩都廟可偕立誠難專於二祭主不
並設或以禮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謂不可無主所以天子巡狩亦
有所尊尚飾齋車載遷主以行今若修廟瘞主則東都太廟九室皆
虛既違於經須徵其說臣復探賾禮意因得盡而論之所云七廟五
廟無虛主是謂見饗之廟不可虛也今之兩都雖各有廟禘祫饗獻
斯皆親奉於上京神主几筵不可虛陳於東廟且禮云唯聖人爲能
饗帝孝子爲能饗親昔漢韋玄成議廢郡國祀亦曰立廟京師躬親
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人情禮意如此較然二室既不並居
二廟　豈可偕祔但所都之國見饗之廟既無虛室則叶通經議者
又欲置主不饗以俟巡幸昔魯作僖公之主不於虞練之時春秋書
而譏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時尚爲所譏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時
而作違經越禮莫甚於此豈有九室合饗之主而有置而不饗之文
兩廟始創於周公二主獲譏於夫子自古制作皆軌周孔舊典猶在
足可明徵臣所以言東都廟則合存主不合置今將修建廟宇誠不

毀於典禮其見在太微宮中六主請待東都修建太廟畢具禮迎置
於西夾室闕而不饗式彰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部
郎中鄭亞等五人議據禮院奏以爲東都太廟旣廢不可復修見在
太微宮神主請瘞於所寓之地有乖經訓不敢雷同臣所以別進議
狀請修 祔主並依典禮兼與建中元年禮儀使顔真卿所奏事同臣
與公卿等重議皆以爲廟則固合修主不可瘞即與臣等別狀意同但
衆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神主恐涉廟有二主之義請修廟虛室以
太微宮所寓神主藏於夾室之中伏以六主神位內有不祧之宗今
用遷廟之儀猶未合禮臣等猶未敢署衆狀蓋爲闕疑太學博士直
弘文館鄭遂等七人議曰夫論國之大事必本乎正而根乎經以臻
于中道聖朝以廣孝爲先 以得禮爲貴而臣下敢不以經對三論六
故以詳於前議矣再捧天 問而陳乎諸家之說求于典訓考乎大中
廟有必脩之理主無可置 之理何則正經正史兩都之廟可徵禮稱
天子不卜處太廟擇日卜 建國之地則宗廟可知 則廢廟之說恐非

所宜廢謹按詩書禮三經及漢朝正史兩都並設廟而載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徵而去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太廟合務修崇而舊主當瘞請于太微宮所藏之所皇帝有事于洛則奉齊車載主以行太常博士顧德章議曰夫禮雖緣情將明厥要實在得中必過禮而求多則反虧於誠敬伏以神龍之際天命有歸移武氏廟於長安即其地而置太廟以至天寶初復不爲建都而設議曰中宗立廟於東都無乖舊典徵其意亦謬乎又曰東都太廟至於睿宗玄宗猶奉而不易者蓋緣嘗所尊奉不敢輙廢也今則廢已多時猶循莫舉之典也又曰雖貞觀之始草創未暇豈可謂此事非開元之法者謹按定開元六典勑曰聽政之暇錯綜古今法以周官作爲唐典覽其本末千載一朝春秋謂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歟此時東都太廟見在六典序兩都官闕西都具太廟之位東都則存而不論足明事出一時又安得曰開元之法也又三代禮樂莫盛於周昨者論議之時便宜細大取法鼎遷而立廟今立廟不因遷何美之而不

能師之也又曰建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者謹按六典永昌中則天以東都爲神都爾後漸加構宮室百司於是備矣今之宮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備也上都已建國立宗廟不合引言又曰東都洛陽祭孝宣等五帝長安祭孝成等三帝以此爲置廟之例則大非也當漢兩處有廟所祭之帝各別今東都建廟作主與上都盡同而論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東洛復太廟有司同日侍祭以此爲數實所未解者謹按天寶三載詔曰頃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日自今已後兩京各宜別擇日載在祀典可得而詳且立廟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存　而勿祀出自何經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而欲立虛廟法於何典前稱廟貌如故者即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爲國之先也前以非時不造主者謂見有神主不得以暃而造也若江左至德之際主並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廢主之瘞請在太微宮者謹按天寶二年勑曰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兼取於尚幽情實緣於既沒我聖祖澹然常在爲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宜展事生

之禮自今已後每至聖祖宮有昭告宜改用卯時者今欲以主瘞於宮所即與此勑全乖又曰主不合瘞請藏夾室者謹按前代藏主頗有異同至如夾室儀用以序昭穆也今廟主俱不中禮則無禘祫之文又曰君子將營宮室以宗廟爲先則建國營宮室而宗廟必設東都既有宮室而太廟不合不營凡以論之其義斯勝而西周東漢並曰兩都其各有宗廟之證經史昭然又得以極思於楊推詩曰其繩則直縮板以載作廟翼翼大雅瓜瓞言豐廟之作也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洛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詩言洛之廟也書曰成王既至洛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祼于太室康王又居豐命畢公保釐東郊豈有無廟而可烝祭非都而設保釐則書東西之廟也逮于後漢卜洛西京之廟亦存建武二年於洛陽立廟而成哀平三帝祭於西京一十八年親幸長安行禘禮當時五室列於洛都三帝留於京廟行幸之歲與合食之期相會不奉齋車又安可以成此禮則知兩廟周人成法載主以行漢家通制或以當虛一都之廟爲

不可而引七廟無虛主之文禮言一都之廟室不虛主非爲兩都各廟而不可虛也聯出征之辭■更明載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實相統非如詩人更可斷章以取義也古人求神之所非一奉神之意無二故廢■桑主重作栗主旣事理之已明其一也或又引左氏傳築郿凡例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論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左傳爲築發凡例穀梁譏因藪澤之利公羊稱避凶年造邑之嫌三傳異同左氏爲短何則當春秋二百年間魯凡城二十四邑唯郿一邑稱築城其二十二邑豈皆宗廟先君之主乎執此爲建主之端又非通論或又曰廢之瘞何以在於太微宮所藏之所宜舍故依新前已列矣按瘞主之位有三或於北牖之下或在西階之間廟之事也其不當立之主但隨其所以瘞之夫主瘞乎當立之廟斯不然矣以在所而言則太微宮所藏之所與漢之寢園無異歷代以降建一都者多兩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極嚴奉之典而以各廟爲疑合以建都故事以相質正即周漢是也今詳議所徵究其

年代率皆一都之時豈可以擬議亦孰敢獻酬於其間詳考經言古人謀寢必及於廟未有設寢而不立廟者國家承隋氏之弊草創未暇後雖建於垂拱而事有所合其後當干戈寧戢之歲文物大備之朝歷千十一聖不識議廢之豈不以事雖出於一時廟有合立之理而不可一一革也今洛都之制上自宮殿樓觀下及百辟之司與西京無異鑾輿之至也雖廝役之賤必歸其所理也豈先帝之主獨無其所安平時也虞主尚瘞廢主宜然或以馬融李舟二人稱寢無傷於偕立廟不妨於暫虛是則馬融李舟可法於宣尼矣以此擬議乖當則深或稱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者謹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惟郿一邑稱築如城郎費之類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謂之盡有宗廟理則極非或稱聖主有復古之功簡册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樂三王不同禮遭時爲法因事制宜此則攺作有爲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職但合一一據經變禮從時則須俟明詔也凡不修之證略有七條廟立因遷一也已廢不舉二

也廟不可虛三也非時不造主四也合載遷主行五也尊無二上六也六典不書七也謹按文王遷酆立廟武王遷鎬立廟成王遷洛立廟今東都不因遷而欲立廟是違因遷立廟也謹按禮記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東都太廟廢已八朝若果立之是違已廢不舉也謹按禮記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今欲立虛廟是違廟不可虛也謹按左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記又曰過時不祭禮也合禮之祭過時猶廢非禮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時作主是違非時不作主也謹按曾子問古者師行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皇氏云遷廟主者載遷一室之主也今欲載群廟之主以行是違載遷之主也謹按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也今欲兩都建廟作主是違尊無二上也謹按六典序兩都宮闕及廟宇此時東都有廟不載是違六典不書也遍考書傳並不合修寢以武德貞觀之中作法垂範之曰文物大備儒彥畢

臻若可修營不應議不及矣記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天之體動也地之體止也此明樂可作禮難變也伏惟陛下誠明載物莊敬御天孝方切於祖宗事乃求於根本再令集議俾定所長臣實職司敢不條白以對德章又有上中書門下及禮院詳議兩狀並同載於後其一曰伏見八月六日勅欲修東都太廟令會議事此時已有議狀準禮不合更修尚書丞郎已下三十八人皆同署狀德章官在禮寺實忝司存當聖上嚴禋敬事之時會相公尚古黜華之日脫國之祀典有乖禮文豈唯受責於曠官竊懼貽耻於明代所以懃懃懇懇將不言而又言也昨者異同之意盡可指陳一則以有都之名更合立廟次則欲崇修廟宇以候時巡殊不知廟不合虛主惟載一也謹按貞觀九年詔曰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約禮而言須議立廟時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臣傍觀祭典遍考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昔周之豐鎬實爲遷都乃是因事便營非云一時別立太宗許其奏即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原豈無都號太原爾時猶

廢東都不立可知且廟室惟新即須有主主既藏瘞非虛而何是有
都立廟之言不攻而自破矣又按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
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
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矣皇氏云遷廟主者惟載新遷一室之主也
如祧之主無載行之文假使候時巡自可修營一室議構九室有可
依憑夫宗廟尊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定論言苟不經
則爲擅議近者敕旨凡以議事皆須一一據經若無經文任以史證如
或經史皆無據者不得率意而言則立廟東都正經史無據果從臆
說無乃前後相違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會議者四十八人
所同者六七人耳比夫二三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堯舜之爲帝迄今
稱詠之者非有他術異智者也以其有賢臣輔翼能順考古道也故
堯之書曰若稽古帝堯孔氏傳曰傳說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師古匪
說攸聞考之古道既如前驗以國章又如此將求典實無以易諸伏
希必本正經稍抑浮議踵皐夔之古道法周孔之遺文則天下守貞

之儒實所幸甚其餘已具前議其二曰夫宗廟之設主於誠敬旋觀典禮貳則非誠是以匪因遷都非不別立廟宇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則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稍違前志何者聖曆神龍之際武后始復明辟中宗取其廟易置太廟焉本欲權固人心非經久之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既請祧藏今廟室惟新即須有主神主非時不造廟寢又無虛議如修復以俟時巡惟載一主備在方冊可得而詳又引經中義有數等或是弟子之語或是他人之言今廟不可虛尊無二上非時不造主合載一主行皆大聖祖及宣尼親所發明者比之常據不可同塗又丘明脩春秋悉以君子定褒貶至陳泄以忠獲罪晉文以臣召君於此數條復稱君子將評得失特以宣尼斷之傳曰危疑之理須聖言以明也或以東都不同他都地有壇社宮闕欲議權葺似是無妨此則酌於意懷非曰經據也但以遍討今古無有壇社立廟之證用以爲說實所未安謹上自殷周傍稽故實

除因遷都之外無別立廟之文制曰自古議理皆酌人情必稷嗣知幾賈生達識方可發揮大政潤色皇猷其他管窺蓋不足數公卿之議實可施行德章所陳最爲淺近豈得茍申獨見妄有異同事貴酌中理宜從衆宜令有司擇日修崇太廟以留守李石充使勾當六年三月擇日既定禮官既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寢

宣宗即位竟迎太微宮神主祔東都太廟禘祫之禮盡出神主合食於太祖之前貞觀禮祫享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當時令文祫禘之日功臣並得配享貞觀十六年將行禘祭有司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一十八人議曰古之王者富有四海而不朝夕上膳於宗廟者患其禮過也故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至於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孝子率禮潔粢豐盛禴祀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勳尊顯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有應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取大烝爲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等多遵鄭學未有將爲時享又漢魏祫祀皆在十月

晉朝禮官欲用孟秋殷祭左僕射孔安國啓彈坐免者不一梁初誤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駮議武帝允而依行降洎周齊俱遵此禮竊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不預大則兼及功臣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禮不可易乃詔改令從禮至開元中改修禮復令禘祫俱以功臣配饗焉高宗上元三年十月將祫享于太廟時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義交互莫能斷決太學博士史璨等議曰按禮記正義引鄭玄禘祫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當禘于羣廟又宣公八年禘僖公也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已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當禘祭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爲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宫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已後隔三年祫已後隔二

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依瓚等議爲定開元六年秋睿宗喪畢祫享于太廟自後又相承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太常議曰禘祫二禮俱爲殷祭祫爲合食祖廟禘謂禘序尊卑由先君逺下之慈成群嗣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然而祭不欲數數則黷亦不欲踈踈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焉蒸嘗象時禘祫如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爲殷祭者也謹按禮記王制周官宗伯鄭玄注解高堂所議並云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祫于太祖明年禘于群廟自爾已後五年再殷一祫一禘漢魏故事貞觀實録並用此禮又按禮緯及魯禮禘祫注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所謂五年而再殷祭也又按白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慎異議何休春秋賀循祭議並云三年一禘何也以爲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祫一禘迭相乘矣今廟禘祫各自數年兩岐俱下不相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

爲再祫或五年之内驟〻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制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失說者或云禘祫二禮大小不侔祭名有殊年數相去祫以三紀抵小而合禘以五斷至十而周有兹參差難爲通計竊以三祫五禘之說本出禮緯五歲再殷之數同在其篇會通二文非相詭也蓋以禘後置祫二周有半數以全數謂之三年一閏只用三十二月也其禘祫異稱各隨四時秋冬爲祫春夏爲禘祭名雖異爲殷則同譬如礿祠蒸嘗其體一也鄭玄謂祫大禘小傳或謂祫小禘大肆陳之間或有增減通計之義初無異同蓋象天之法相傳久矣惟晉代陳舒有三年一殷之議自五年八年又十一十四尋其議文所引亦以象閏五年一禘又奚所施矛盾之說固難憑也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理若兹昭著禘祫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又禘祫之說非唯一家五歲再

殷之文既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後置祫或近或遠
盈縮之度有二法馬鄭玄宗高堂則先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先二
而後三謹按鄭氏所注先三之法約三祫五禘之文存三歲五年之
位以爲甲年既禘丁年當祫巳年又禘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又
祫周而後始以此相承祫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祫三十二
月而遥分析不均粗於筭矣假如攻乎異端置祫於秋則三十九月
爲前二十一月爲後雖小有愈其間尚偏竊據本文皆云象閏二閏
相去則平分矣兩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三年之言本舉全數二周
有半實准三年於此置祫不違文矣何必拘滯隔三正乎盖千里一
失通儒之敝也徐氏之議有異於是研覈周審最爲可憑以爲二禘
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有象閏
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祫之文既無乖越五歲再殷之制踈數有均校之
諸儒義實長久今請依據以定二殷預推祭月周而復始禮部員外郎
崔宗之駁下太常令更詳議令集賢學士陸善經等更加詳覈善經

亦以其議爲允於是太常卿韋縚奏曰禮有禘祫俱稱殷祭二法更用鱗次相承或云五歲再殷一禘一祫或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法天象閏大趣皆同皆以太廟禘祫計年有差考於經傳微有所乖頃在四月巳前禘享今指孟冬又申祫儀合食禮煩恐違先典伏以陛下能事畢舉舊物咸甄宗祏祗慎之時經訓申明之日臣等忝在持禮職司討論輒據舊文定其倫序請以今年夏禘便爲殷祭之源自此之後禘祫相代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其今年冬祫準禮合停望令所司但行時享即嚴禋不黷庶合舊儀制從之舊儀天寶八年閏六月六日勑文禘祫之禮以存序位質文之變蓋取隨時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既錫無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弘不易之典自今已後每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玄象下以盡虔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時享則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已後每緣禘祫其常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

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廟并合饗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意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之位西而東向其下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爲別廟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文徵是禮也自於周室而國朝祀典當與周異且周以后稷配太廟爲始封之祖而乃立廟廟毀主遷皆在太祖之後禘祫之時無先於太廟太祖者正太祖東向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禘饗太廟伏請據魏晉舊制爲比則構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府君爲別廟至禘祫之時則於太廟正太祖之位以申其尊別廟祭高皇大皇征西等四府君以敘其親伏以國家若用此義則宜別爲獻祖懿祖立廟禘祫祭之以重其親則太祖於太廟遂居東向以全其尊伏以德明興聖二皇帝曩立廟至禘祫之時常用饗禮今則別廟之制便就興聖廟藏祔爲宜勑下尚書省百寮集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議曰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閟於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於太祖並昭

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祔藏於德明皇帝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爲允且禮經殘缺既無明據儒者能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協於正也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蹔居昭穆之位屈己申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此有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義足爲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云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於太廟而享於德明廟其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相乖深失禮意固不可行也

貞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常卿裴郁奏曰禘祫之禮殷閟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祖以高

皇帝爲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位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爲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爲太祖其高皇太祖處士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晋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爲太祖其征西潁川等四府君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世數既近於三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實所未安請下百寮僉議勑旨依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晋朝博士孫欽議云王者

受命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巳前神主據巳上數過五代即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太祖之後未毀主升藏於二祧者也雖百代禘祫及之伏以獻懿二祖太祖以前親盡之主也擬三代以毀之制則禘祫不及矣代祖神主則太祖已下毀廟之主則公羊傳所謂巳毀廟之主陳于太祖者是也謹按漢永光四年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祖丞相韋玄成議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主遷於太祖廟奏可太上則太祖已前之主瘞于園禘祫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祖之比也孝惠遷於太祖廟明太祖已下子孫則禘祫所及則今代祖元皇帝神主之比也自魏晉及宋齊隋陳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立廟虛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後至七代君則太祖東向位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則遷處士主置於園邑歲時使令丞奉薦世數猶近故也至東晉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遷入西除名之祧以準遠廟至康帝崩穆帝立於京兆遷入西除同謂之祧如前之禮並禘祫所不及國朝始饗四廟宣元并太祖世祖

神主祔于廟至貞觀九年將祔高祖于太廟朱子奢請準禮立七廟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遞遷方之東嚮位於是始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爲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太宗祔廟弘農府君乃藏於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祔廟始遷宣皇帝于西夾室開元十年玄宗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宣皇帝爲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帝爲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於三祖不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二載剋復後新作九廟神主遂不造弘農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二年祔玄宗肅宗於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嚮位以獻懿二祖爲是太祖以前親盡神主準禮禘祫不及凡十八年至建中二年十月將祫饗禮儀使顏眞卿伏奏合出獻懿二祖神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面尊位請準東晉蔡謨等議爲定遂以獻祖當東嚮以懿祖於昭位南嚮以太祖於穆位北嚮以次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有其議事竟不行而我唐廟祧豈可爲準嶪伏以嘗禘郊社尊無

二上瘞毀遷藏禮有義斷以獻懿爲親盡之主太祖已當東嚮之尊一朝改移實非典故謂宜復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於西夾室以類祭法所謂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太祖旣昭配天地位當東嚮之尊庶上守貞觀之首制中奉開元之成規下遵寶應之嚴式符合經義不失舊章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受命之君諸侯始封之祖皆爲太祖故天子必有尊也是以尊太祖焉故雖諸侯必有先也亦以尊太祖焉故太祖已下親盡而毀洎秦滅學漢不及禮不列昭穆不建迭毀晉失之宋因之於是有連五廟之制於是有虛太祖之位夫不列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迭毀非所以示人有殺也連五廟之制非所以示人有別也虛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尊也此禮之所由廢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葬以士今獻祖祧也懿祖亦祧也唐未受命猶士禮也是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不敢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而易之無乃亂先王之序乎昔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

親盡而毀之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唐有天下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按周禮有先公之祧有先王之祧先公之遷主藏乎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之遷主藏乎文王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已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已下之祧猶先王也請築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之禮因於周也魏之禮因於漢也隋之禮因於魏也皆立三廟有二祧又立私廟四於南陽亦後漢制也以爲人之子事太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奉本宗也太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問禮之本者莫不通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親盡於下矣中處其中則王者主祧於中矣

工部郎中張薦等議曰昔殷周以稷禼之後所以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此則鯀之親盡其主已遷左氏旣稱

禹不先鯀足明遷廟之主雖屬尊於始封祖者亦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晉宋齊梁北齊周隋史其太祖已下並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毀之主伏以南北八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博驗於史冊其禮僉同又詳魏晉宋齊梁北齊周隋故事及貞觀顯慶開元所禘祫並虛東嚮既行之已久實群情所安且太祖處清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代不遷永歆烝嘗上配天地於郊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蹔居昭穆之列屈己申孝以奉祖禰豈非伯禹烝烝敬鯀之道歟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厭尊之義也議者或欲遷二祖於興聖廟及請別置築室至禘祫年饗之夫祫合也此乃分食殊乖禮意又欲藏於西夾室永不及祀無異漢代瘞園允為不可輙敢徵據正經考論舊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虛東嚮司勳員外郎裴樞議曰禘之主亦由是也若祔於遠廟無乃中一有間等上不倫西位當虛則太祖永厭於昭穆異廟別祭則祫饗事主乎合食永祕比於姜嫄則推詳禨而無事禮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

敬宗敬宗故收族所以宗廟嚴社稷重由是言也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則親親尊祖之義無乃乖乎太廟之外輕置別祭之廟則宗廟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重乎且漢丞相韋玄成請瘞於園晉徵士虞喜請瘞于廟兩階之間喜又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斯最近矣但當時議所居石室未有準酌喜請於夾室中愚以爲石室可據所以處之道未安何者夾室謂太祖之下毀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有卑處正位尊在傍居考理即心恐非允協今若建石室於園寢遷神主以永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禘祫之一祭修古禮之殘缺爲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變禮之正動也中者焉考功員外郎陳京議曰京前爲太常博士已於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奏議祫饗獻懿二祖所安之位請下百寮博採所疑其時禮儀使顏真卿因是上狀與京議異京議未行伏見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詔下太常卿裴郁所奏大抵與京議相會伏以興聖皇帝則獻祖之曾祖懿祖之

高祖夫以曾孫祔引於曾高之廟豈禮之不可哉實人情之大順也
京兆少尹韋武議曰凡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群廟大合禘則各序
其祧謂主遷彌遠祧室既修當祫之歲當以獻祖居于東嚮而懿祖
序其昭穆以極所親若行禘禮則太祖復延于西以衆主列其左右是
則於太祖不爲降屈於獻祖無所厭卑考禮酌情謂當行此爲勝同
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
祧獻祖權居東向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左氏不先
食之言且以正文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后廟數未足之時而言
禹不先鯀乎且漢之禘祫蓋不足徵魏晉已遠太祖皆近是太祖之
上皆有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閟宮之詩而永閟或因虞主之義而瘞
園或緣遠廟爲祧以築宮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惟東晉蔡謨憑左
氏不先食以爲說欲令征西東嚮均定數者此最不安且蔡謨此議
非有所行前有司不本謨攺築之言取征西東嚮之一句爲萬代法
此其不可甚也臣又思之永閟瘞園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虛正

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定則別築一室義差可安且興聖之於獻祖乃曾祖也昭穆有序饗祀以時伏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興聖廟此其大順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之為臣以為德明興聖二廟每禘祫之年亦皆饗薦是亦分食奚疑於二祖乎其月二十七日吏部郎中柳冕上禘祫義證凡一十四道以備顧問幷議奏聞至三月十二日祠部奏鄭等議狀至十一年七月十二日敕于頎等議狀所謂各殊理在討論用求精當宜令尚書省會百寮與國子監儒官切磋舊狀定可否仍委所司具事件聞奏其月二十六日左司郎中陸淳奏曰臣尋七年百寮所議雖有一十六狀揔其歸趣三端而已于頎等一十四狀並云復太祖之位張薦狀則云並列昭穆而虛東嚮之位韋武狀則云當祫之歲獻祖居于東嚮行禘之禮太祖復延于西𢧐按禮經及先儒之說復太祖之位𨺚正也義在不疑太祖之位旣正懿獻二主當有所歸詳考十四狀其意有四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祔于興聖藏諸夾

室是無饗獻之期異乎周人藏於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於魏明之說寔是非禮經之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義已後亦無行者遷於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憑殊乖經意不足徵也惟有祔于興聖之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庶乎亡於禮者之禮而得變之正也十九年三月給事中陳京奏禘是大合祖宗之祭必尊太祖之位以正昭穆今年遇禘伏恐須定向來所議之禮勑曰禘祫之禮祭之大者先有衆議由未精詳宜令百寮會議以聞時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狀五十七封詔付都省再集百寮議定聞奏戸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奏議請奉遷獻祖懿祖神主祔德明興聖廟請別增兩京奉安神主緣二十四日禘祭修廟未成請於德明興聖廟垣内權設幕屋爲二室暫安神主候增修廟室成準禮遷祔神主入新廟每至禘祫年各於本室行饗禮從之是月十五日遷獻祖懿祖神主權祔德明興聖廟之幕殿二十四日饗太廟自此景皇帝始居東向之尊元皇帝已下依左昭右穆之列矣二祖新廟成勑曰奉遷獻祖懿祖神

主正太祖景皇帝之位處告之禮當任重臣宜令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太尉告太清宫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損攝太尉告太廟又詔曰國之大事式在明禋王者孝饗莫重於禘祭所以尊祖而正昭穆也朕承列聖之休德荷上天之睠命虔奉牲幣二十五年永惟宗廟之位禘嘗之序夙夜祗慄不敢自專是用延訪公卿稽參古禮博考群議至于再三敬以令辰奉遷獻祖宣皇帝神主懿祖光皇帝神主祔于德明興聖皇帝廟太祖景皇帝正東向之位宜令所司循禮務極精嚴祗肅祀典載深感惕咨爾中外宜悉朕懷會昌六年十月太常禮院奏禘祫祝文稱號穆宗皇帝宣懿皇后韋氏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緣從前序親親以穆宗皇帝室稱爲皇兄未合禮文得修撰官朱儔等狀稱禮叙尊尊不叙親親陛下於穆宗敬宗武宗三室祝文恐須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于某宗臣等同考禮經於義爲允從之貞元十二年祫祭太廟近例祫祭及親拜郊皆令中使一人引伐國寶至壇所所以昭示武功至是上以伐國大事中使引之非

宜乃令禮官一人就內庫監領至太廟焉

舊儀高祖之廟則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神通禮部尚書河間王孝恭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鄖國公殷開山吏部尚書渝國公劉政會配饗太宗之廟則司空梁國公房玄齡尚書右僕射萊國公杜如晦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配饗高宗之廟則司空英國公李勣尚書左僕射北平縣公張行成中書令高唐縣公馬周配饗中宗之廟則侍中平陽郡王敬暉侍中扶陽郡王桓彥範中書令南陽郡王袁恕己配享睿宗之廟則太子太傅許國公蘇瓌尚書左丞相徐國公劉幽求配饗

天寶六載正月詔京城章懷節愍惠文宣太子與隱太子懿德太子同爲一廟呼爲七太子廟以便於祀享太廟配饗功臣高祖室加裴寂劉文靜太宗室加長孫無忌李靖杜如晦宣宗室加褚遂良高季輔劉仁軌中宗室加狄仁傑魏元忠王同皎等十一人大祭祀騂犢減數十載太廟置內官十一載閏三月制自今已後每月朔望日宜

令尚食造食薦太廟每室一牙盤内官享薦仍五日一開室門灑掃
其後又有玄宗子靜德太子廟肅宗子恭懿太子廟孝敬廟在東京
太廟院内貞順皇后讓皇帝廟在京中餘皆四時致祭

唐書志卷第六

唐書志卷第七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禮儀七

貞觀十四年太宗因修禮官奏事之次言及喪服太宗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踈相似而服紀有殊理未爲得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於是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奏議曰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爲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爲母之本族姨乃外戚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典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伍月循名責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寔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不服蓋

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朞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繫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諭若推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之爲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尚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其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　且永念愼終凝神遐想以爲尊卑之叙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理未周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

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紀咸引典實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俾
變薄俗於旣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
也諸儒所守互有異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
衰三月請加爲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朞衆子婦小功
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爲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報
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制可之
顯慶二年九月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又奏曰依古喪服甥爲舅緦麻
舅報甥亦同此制貞觀年中八座議奏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律
疏舅報於甥服猶三月謹按尊傍之服禮無不報已非正尊不敢降
也故甥爲從母五月從母報甥小功甥爲舅緦麻舅亦報甥三月是
其義矣今甥爲舅使同從母之喪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報修律
疏人不知禮意舅報甥服尚止緦麻於例不通禮須改正今請修改
律疏舅服甥亦小功又曰庶母古禮緦麻新禮無服謹按庶母之子即
是已昆季爲之杖齊而已與之無服同氣之內吉凶頓殊求之禮情

深非至理請依典故爲服緦麻制又從之龍朔二年八月所司奏同
文正卿蕭嗣業嫡繼母改嫁身亡請申心制據令繼母改嫁及爲長
子並不解官既而有勑雖云嫡母終是繼母據禮緣情須有定制付
所司議定奏聞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等又奏稱緬尋喪服母名
斯定嫡繼慈養皆在其中惟出母制特言出妻之子明非生已則皆
無服是以令云母嫁又云出妻之子出言其子以著所生嫁即言母
通包養嫡俱當解任並合心喪其不解者惟有繼母之嫁繼母爲名
正據前妻之子嫡於諸孽禮無繼母之文甲令今既見行嗣業理申
心制然奉勑議定方垂永則令有不安亦須釐正竊以嫡繼慈養皆
非所生並同行路嫁雖比出稍輕於父終爲義絕繼母之嫁既殊親
母慈嫡義絕豈合心喪望請凡非所生父卒而嫁爲父後者無服非承
重者杖朞並不心喪一同繼母有符情禮無玷舊章又心喪之制惟
施服屈杖朞之服不應解官而令文三年齊斬亦入心喪之例杖朞
解官又有妻喪之舛又依禮庶子爲其母緦麻三月既是所生無服

準例亦合解官令文漏而不言於事終須修附既與嫡母等嫁同一條揔議請改理爲允愜者依集文武官九品已上議得司衛正卿房仁裕等七百三十六人議請一依司禮狀嗣業不解官得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等二十六人議請解嗣業官不同司禮狀者母非所生出嫁義絶仍令解職有紊緣情杖朞解官不甄妻服三年齊斬謬曰心喪庶子爲母緦麻漏其中制此並令文疏舛理難因襲依房仁裕等議揔加修附垂之不朽其禮及律疏有相關涉者亦請準此改正嗣業嫡母改醮不合解官詔從之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爲母服止一朞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推燥居濕咽苦吐甘生養勞瘁恩斯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知其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若父在爲母服止一朞尊父之敬雖周服母之慈有闕且齊斬之制足爲差減更令周以一朞恐傷人子之志今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高宗下詔依議行焉

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氷上言准禮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

則天皇后請同父沒之服三年然始除靈雖則權行有紊彝典今陛下孝理天下動合禮經請仍舊章庶叶通典於是下制令百官詳議并舅及嫂叔服不依舊禮亦合議定刑部郎中田再思建議曰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威隆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慈以酬罔極之恩者也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華方有歲年禮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復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爰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爲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在魯矣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尚有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已來昇降不一者也

三年之制説者紛然鄭玄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月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于繼育　乃爲之服又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一日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荀摯采古求遺互爲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故曰會禮之家名爲聚訟寧有定哉而父在爲母三年行之已踰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宮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爲律後王所是著而爲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純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聖化有何紊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母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企及衣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而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而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朴須敦孝義抑

賢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人臣見君也公卿大夫贄羔鴈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墨劓宮刖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不五十不仕七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丘甸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裘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爲痛心可爲慟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爲母重於父據齊斬升數麤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士盡慙於古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爨服緦禮經明義嫂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依其本季父不服緦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陽翟輔訟舅之寃甯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焉

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爽俗情今貶舅而宗姨是陋今而榮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爲刊復實用有疑是紛議不定履冰又上疏曰禮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心喪三年上元中則天皇后上表請同父沒之服亦未有行至垂拱年中始編入格易代之後俗乃通行臣開元五年頻請仍舊恩敕并嫂叔舅姨之服亦付所司詳議諸司所議同異相參所司惟執齊斬之文又曰亦合典禮竊見新修之格猶依垂拱之僞致有祖父母安存子孫之妻亡沒下房筵几亦立再周甚無謂也據周易家人卦云利女貞女正位于內男正位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家道正而天下正矣禮女在室以爲天出嫁以夫爲天又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本無自專抗尊之法即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理之也所以父在爲母服周者避二尊也伏惟陛下正持家國孝理天下而不斷在宸衷詳正此禮無隨末俗顧念兒女之情臣恐後代復

有婦奪夫政之敗者疏奏未報履冰又上表曰臣聞夫婦之道人倫之始尊卑法於陰陽陰陽和而天地生成夫婦正而人倫式序自家刑國牝雞無晨四德之禮不僣三從之義斯在即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理之也故父在爲母服周者見無二尊也準舊儀父在爲母一周立靈再周心喪父必三年而後娶者達子之志焉豈先聖無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國家者矣原夫上元肇年則天已潛秉政將圖僣篡預自崇先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雖齊斬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間尚未通用天皇晏駕中宗蒙塵垂拱之末果行聖母之僞符載初之元遂啓易代之深釁孝和雖多反正韋氏復效晨鳴孝和非意暴崩韋氏旋即稱制不蒙陛下英算宗廟何由克復易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斯之謂矣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君不早圖刋正何以垂戒於後所以薄言禮教請依舊章恩勑通明蒙付所司詳議且臣所獻者蓋請正夫婦之綱豈忘母子之道諸議多不討其本源所非議

者大凡秪論罔極之恩喪也寧戚禽獸識母而不識父秦燔書後禮經殘缺後儒纘集不足可憑豈得與伯叔母服同豈得與姑姊妹制等三王不相習禮五帝不相沿樂齊斬足爲升降歲年何忍不同此並道聽途說之言未習先王之旨又安足以議經邦理俗之禮乎臣請據經義以明之所云罔極之恩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身之憂霜露之感豈止一二周之服哉蓋恐有朝死而夕忘曾鳥獸之不若爲立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已所云喪也寧戚者孔子荅林放之問至如太奢太儉太易太戚皆非禮中茍不得中名爲俱失不如太儉太戚焉毀而滅性猶愈於朝死夕忘焉此論臨喪哀毀之容豈比於同宗異姓之服所云禽獸識母而不識父者禽獸羣居而聚麀而無家國之禮少雖知親愛其母長不解尊嚴其父引此爲論則亦禽獸之不若乎所云秦燔書後禮經殘缺後儒纘集不足可憑者人間或有遺逸豈亦家戶到而燔之假若盡燔茍不可信則墳典都謬庠序徒立非聖之談復云安屬所云與伯叔姑姊服同者伯叔

姑姊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所云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誠哉是言此是則天懷私苞禍之情豈可復相沿樂襲禮乎所云齊斬足爲升降者母齊父斬不易之禮按三年問云將由修飾之君子喻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遂之則是無窮也然則何以周也曰至親以周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曰加重焉耳故父加至再周父在爲母加三年心喪今者還同父没之制則尊厭之律安施喪服四制又曰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非徒不識禮之所由制亦恐未達孝子之通義臣謹按孝經以明陛下孝治之合至德要道請論世俗訾禮之徒夫至德謂孝悌要道謂禮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禮有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按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

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爲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陛下以韋氏構逆中宗降禍宸衷憤睿情卓烈初無一旅之衆遂殄九重之妖定社稷於阽危拯宗枝於塗炭此陛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使諸侯得守其法度卿大夫得盡其言行士得資親以事君庶人得用天而分地此陛下無體之禮以安上理人也上元已來政由甯氏文明之後法在凶人賊害宗親誅滅良善勳階歲累酺赦年頻佞之則榮華正之則遷謫神龍景雲之際其事尤繁先天開元之間斯弊都革此陛下之無聲之樂以移風易俗也臣前狀單略議者未識臣之懇誠謹具狀重進請付中書門下商量處分臣言若讜然敢側足於軒墀臣言不忠伏請竄跡於荒裔左散騎常侍元行沖奏議曰天地之性惟人

最靈者蓋以智周萬物惟睿作聖明貴賤辨尊卑遠嫌疑分情理也是以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制服有申有厭天父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理俱盡者同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同兩儀而成化而妻喪杖期情禮俱殺者蓋以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可以異於飛走別於華夷羲農堯舜莫之易也文武周孔同所尊也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之名即母之女黨加於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避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謹詳三者之疑並請依古爲當自是百寮竟不決至七年八月下勑曰惟周公制禮當歷代不刋況子夏爲傳乃孔門所受格條之內有父在爲母齊衰三年此有爲而爲非尊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文自是卿士之

家父在爲母行服不同或旣周而禫禫服六十日釋服心喪三年者或有旣周而禫禫服終三年者或有依上元之制齊衰三年者時議者是非紛然元行沖謂人曰聖人制厭降之禮豈不知母恩之深也已尊祖貴禰欲其遠別禽獸近異夷狄故也人情易搖淺識者衆一紊其度其可止乎二十年中書令蕭嵩與學士改脩定五禮又議請依上元勑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爲定及頒禮乃一依行焉二十三年藉田禮畢下制曰服制之紀或有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聞奏太常卿韋縚奏曰謹按儀禮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堂姨舅舅母恩所不及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緦麻三月並是情親而服屬疎者也外祖正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疎恩絕不相爲服親舅母來承外族同爨之禮不如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且爲外祖小功此則正尊情甚親而服屬疎者也請加至大功九月姨舅儕親旣無別服宜齊等請爲舅加小功五月堂姨舅疎降

一等親舅母從服之例先無制服之文並望加至袒免臣聞禮以飾情服從義制或有公華損益可明事體既大理資詳審望付尚書省集衆官吏詳議務從折衷永爲典則於是太子賓客崔沔建議曰竊聞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禮教之設本爲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議理歸本宗父以尊崇母以厭降豈忘愛敬宜在倫序是以内有齊斬外服皆緦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貞觀修禮時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後唐元之間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兆儻或斯見天人之際可不誡哉開元初補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勑令僉議于時群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至開元八年特降別勑一依古禮事符故實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爲萬代成法職方郎中

韋述議曰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愛敬沒則盡其哀戚緣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聖討論亦已勤矣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而及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爲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名加教有所從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日月同懸咸所仰也自微言既絶大義復乖雖文質有遷而必遵此制謹按儀禮喪服傳曰外親之服皆緦麻鄭玄謂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麻外祖父母小功五月以尊加也從母小功五月以名加也舅甥外孫中外昆弟依本服緦麻三月若以匹敵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別也姨舅伯叔則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氏聖人之心良有以也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也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姓族而親其子孫近則別其賢愚遠則異於禽獸由此言之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貳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

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蓋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　狥情所務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揺恐失禮之將漸別其同異輕重相懸欲使後來之人永不相雜徵旨斯在豈徒然哉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源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並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昆弟皆緦麻三月以其出於高祖其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姨既出於外曾祖若爲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緦麻若舉此而捨彼事則不均棄親而録踈理則不順推而廣之是與本族無異矣服皆有服則堂外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情之親者服制乃輕蓋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略其

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漗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叙庸可止乎且舊章淪胥爲日已久矣所存者無幾又欲棄之雖曰未達不知其可請依儀禮喪服爲定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謹按儀禮曰外皆服緦又曰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並爲小功五月其爲舅緦鄭文貞公魏徵巳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訖今之所加豈異前言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堂舅姨堂舅母並升爲袒免則何以祖述禮經乎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則豈無加報於外孫乎如外孫爲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何同等而相淺乎儻必如是深所不便竊恐内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理必然也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問之子路對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聞而除之此則聖人因言以立訓援事抑情之明例也禮不云乎無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小有損益也况夫喪服之紀先

王大猷奉以周旋以匡人道一辭寧措千載是遵涉於異端豈曰弘
教伏望各依正禮以厚儒風太常所謂增加愚見以爲不可又戶部
郎中楊伯成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並同是議與沔等略同議奏上
又手勑侍臣等曰朕以爲親姨舅既服小功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服
服是受我而厚以服制情則舅母之服不得全降於舅也宜服緦麻
堂姨舅古今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親之宜服袒免又鄭玄注
禮記云同爨緦若比堂姨舅於同爨親則厚矣又喪服傳云外親之
服皆緦是亦不隔於堂姨舅也若以所服不得過本而須爲外曾祖
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制服亦何傷乎是皆親親敦本之意卿等更
熟詳之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等奏曰外族之
親禮無厭降外甥既爲舅母制服舅母還合報之夫外甥既爲報服
則與夫之姨舅以類是同外甥之妻不得無服所增者頗廣所引者
漸疏微臣愚蒙猶有未達玄宗又手制荅曰從服有六此其一也降
殺之制禮無明文此皆自身率親用爲制服所有存抑盡是推恩朕

情有未安故令詳議非欲苟求變古以示不同卿等以為外族之親禮無厭降報服之制所引甚疎且姨舅者屬從之至近也以親言之則亦姑伯之匹敵也豈有所引者踈而降所親者服又婦從夫者也夫以姨舅夫既有服從夫而服由是睦親實欲令不肖者企及賢者俯就卿等宜熟詳之耀卿等奏曰陛下體至仁之德廣推恩之道將弘引進以示睦親再發德音更令詳議臣等按大唐新禮親舅加至小功與從母同服此蓋當時特命不以輕重遞增蓋不欲參於本宗慎於變禮者也今聖制親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緦麻堂姨舅袒免等服取類新禮垂示將來通於物情自我作則群儒風議徒有稽留並望準制施行制從之天寶六年正月出嫁母宜終服三年

唐書志卷第七

[illegible]

唐書志卷第八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音樂一

樂者太古聖人治情之具也人有血氣生知之性喜怒哀樂之情情感物而動於中聲成文而應於外聖王乃調之以律度文之以歌頌蕩之以鐘石播之以絃管然後可以滌情靈可以袪怨思施之於邦國則朝廷序施之於天下則神祇格施之於賓宴則君臣和施之於戰陣則士民勇三五之代世有厥官故虞廷振干羽之容周人立弦誦之教洎蒼精道喪戰國塵飛禮樂出於諸侯雅頌淪於衰俗齊竽燕筑俱非皦繹之音東缶西琴各寫哇淫之狀乃至播鼗入漢師摯寢絃延陵有自鄶之譏孔子起聞韶之嘆及始皇一統傲視百王鐘鼓滿於秦宮無非鄭衛歌舞陳於漢廟並匪咸韶而九成六變之容八佾四懸之制但存其數罕達其情而制氏所傳形容而已武宣之世天子弘

儒采夜誦之詩考從臣之賦朝吟蘭殿暮奏竹宮乃命協律之官始制禮神之曲屬河間好古遺籍充庭乃約詩頌而制樂章體周官而爲舞節自兹相襲代易其辭雖流管磬之音恐異莖英之言其後臥聽桑濮雜以兜離孤竹空桑無復旋宮之義崇牙樹羽惟陳備物之儀煩手即多知音蓋寡自永嘉之後咸洛爲墟禮壞樂崩典章始盡江左掇其遺散尚有治世之音而元魏宇文代雄朔漠地不傳於清樂人各習其舊風雖得兩京工胥亦置四廂金奏殊非入耳之玩空有作樂之名隋文帝家世士人銳興禮樂踐祚之始詔太常卿牛弘祭酒辛彥之增修雅樂弘集伶官措思歷載無成而郊廟侑神黃鍾一調而已開皇八年平陳始獲江左舊工及四懸樂器帝令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非吾此舉世何得聞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賓祭用之隋氏始有雅樂因置清商署以掌之既而協律郎祖孝孫依京房舊法推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明六之有三百六十音旋相爲宮音定廟樂諸儒論難竟不施用隋世雅音惟清樂十

四調而已隋末大亂其樂猶全高祖受禪擢祖孝孫爲吏部郎中轉太常少卿漸見親委孝孫由是奏請作樂時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九年始命孝孫修定雅樂至貞觀二年六月奏之太宗曰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以爲撙節治之隆替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陳將亡也爲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爲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也以是觀之蓋樂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悲歡之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聞之則悲耳何有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當爲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尚書右丞魏徵進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由音調太宗然之孝孫又奏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爲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爲宮按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故制十

二和之樂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調祭圜丘以黃鍾爲宮方澤以林鍾爲宮宗廟以太簇爲宮五郊朝賀饗宴則隨月用律爲宮初隋但用黃鍾一宮惟扣七鍾餘五鍾虛懸而不扣及孝孫建旋宮之法皆徧扣鍾無復虛懸者矣祭天神奏豫和之樂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和天地宗廟登歌俱奏肅和皇帝臨軒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舉及飲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政和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郊廟俎入奏雍和皇帝祭享酌酒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和五郊迎氣各以月律而奏其音又郊廟祭享奏　化康凱安之舞周禮旋宮之義亾絶已久時莫能知一朝復古自此始也及孝孫卒後協律郎張文收復採三禮言孝孫雖創其端至於郊禋用樂事未周備詔文收與太常掌禮樂官等更加釐改於是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奏豫和之舞若封太山同用此樂若地祇方丘以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奏順和之舞禪梁甫同用此樂祫禘宗廟以黃鍾

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奏永和之舞五郊日月星辰及類于上帝黃鍾爲宮奏豫和之曲大蜡大報以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等調奏豫和順和永和之曲明堂雩以黃鍾爲宮奏豫和之曲神州社稷籍田宜以太簇爲宮雨師以姑洗爲宮山川以蕤賓爲宮並奏順和之曲饗先妣以夷則爲宮奏永和之舞大饗讌奏姑洗蕤賓二調皇帝郊廟食舉以月律爲宮並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廟出入奏太和之樂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樂並以姑洗爲宮皇帝大射姑洗爲宮奏騶虞之曲皇太子奏貍首之曲皇太子軒懸姑洗爲宮奏永和之曲凡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林鍾奏夷則歌中呂奏無射歌夾鍾黃鍾蕤賓爲宮其樂九變大呂林鍾爲宮其樂八變太簇夷則爲宮其樂七變夾鍾南呂爲宮其樂六變姑洗無射爲宮其樂五變中呂應鍾爲宮其樂四變天子十二鍾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六大夫四士三及成奏之太宗稱善於是加級頒賜各有差十四年敕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雖加以誠潔

而廟樂未稱宜令所司詳諸故實制定奏聞八座議曰七廟觀德義冠於宗祀三祖在天式章於嚴配致敬之情允洽大孝之道宜宣是以八佾具陳肅儀形於綴兆四懸備展被鴻徽於雅音考作樂之明義擇皇王之令典前聖所履莫大于茲伏惟皇帝陛下天縱感通率由冥極孝理昭懿光被於八埏愛敬純深追崇於百葉永言錫祚斯弘頌聲鍾律革音播鏗鏘於饗薦羽籥成列申蹈厲於蒸嘗爰詔典司乃加隆稱循聲覈實敬闡尊名竊以皇靈滋慶濬源長委邁吞鷰之生商軼擾龍之肇漢盛韜光於九二漸發迹於三分高祖縮地補天重張區宇反魄肉骨再造生靈恢恢帝圖與二儀而合大赫赫皇道共七曜以齊明雖復聖跡神功不可得而窺測經文緯武敢有寄於名言敬備樂章式昭彝範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三廟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廟樂請奏大基之舞世祖元皇帝廟樂請奏大成之舞高祖大武皇帝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大之舞七廟登歌請每室別奏制可之二十三年太尉長孫

無忌侍中于志寧議太宗廟樂曰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請樂名崇德之舞制可之後文德皇后廟有司據禮停光大之舞惟進崇德之舞光宅三年九月高宗廟樂以鈞天爲名中宗廟樂奏太和之舞開元六年十月敕睿宗廟奏景雲之舞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奏准十三年東封太山日所定雅樂其樂曰元和六變以降天神順和八變以降地祇皇帝行用太和之樂其封太山也登歌奠玉幣用肅和之樂迎俎用雍和之樂酌福飲福用福和之樂送文迎武用舒和之樂亞獻終獻用凱安之樂送神用夾鍾宮元和之樂禪社首也送神用林鍾宮順和之樂享太廟也迎神用永和之樂獻祖宣皇帝酌獻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酌獻用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獻用大政之舞世祖元皇帝酌獻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堯皇帝酌獻用大明之舞太宗文皇帝酌獻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大帝酌獻用鈞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獻用太和之舞睿宗大聖貞皇帝酌獻用景雲之舞徹豆用雍和之舞送神用黃鍾宮永和之樂臣以樂章殘缺積有歲

時自有事東巡親謁九廟聖情慎禮精祈感通皆祠前累日考定音律請編入史冊萬代施行下制曰王公卿士爰及有司頻詣闕上言請以唐樂爲名者斯至公之事朕安得而辭焉然則大咸大韶大護大夏皆以大字表其樂章今之所定宜曰大唐樂皇祖弘農府君至高祖大武皇帝六廟貞觀中已詔顏師古等定樂章舞號洎今太常[illegible]又奏有司所定獻祖宣皇帝至睿宗聖貞皇帝九廟酌獻用舞之號天寶元年四月命有司定玄元皇帝廟告享所奏樂降神用混成之樂送神用太一之樂寶應三年六月有司奏玄宗廟樂請奏廣運之舞肅宗廟樂請奏惟新之舞大曆十四年代宗廟樂請奏保大之舞永貞元年十月德宗廟樂請奏文明之舞元和元年順宗廟樂請奏大順之舞元和十五年憲宗廟樂請奏象德之舞穆宗廟樂請奏和寧之舞敬宗廟樂請奏大鈞之舞文宗廟樂請奏文成之舞武宗廟樂請奏大定之舞貞觀元年宴羣臣始奏秦王破陣之曲太宗謂侍臣曰朕昔在藩屢有征討世間遂有此樂豈意今日登於雅樂然其發

揚蹈厲雖異文容功業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於樂章示不忘於本也尚書右僕射封德彝進曰陛下以聖武戡難立極安人功成化定陳樂象德實弘濟之盛烈爲將來之壯觀文容習儀豈得爲比太宗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爲過矣德彝頓首曰臣不敏不足以知之其後令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藥改制歌辭更名七德之舞增舞者至百二十人被甲執戟以象戰陣之法焉六年太宗行幸慶善宮宴從臣於渭水之濱賦詩十韻其宮即太宗降誕之所車駕臨幸每特感慶賞賜閭里有同漢之宛沛焉於是起居郎呂才以御製詩等於樂府被之管絃名爲功成慶善樂之曲令童兒八佾皆進德冠紫袴褶爲九功之舞冬至享讌及國有大慶與七德之舞偕奏于庭七年太宗制破陣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貫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迴互以象戰陣之形令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爲三變每變爲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

就更名七德之舞癸巳奏七德九功之舞觀者見其抑揚蹈厲莫不扼腕踴躍凛然震竦武臣列將咸上壽云此舞皆是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羣臣咸稱萬歲蠻夷十餘種自請率舞詔許之久而乃罷十四年有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管絃爲諸樂之首元會第一奏者是也永徽二年十一月高宗親祀南郊黃門侍郎宇文節奏言依儀明日朝羣臣除樂懸請奏九部樂上因曰破陣樂舞者情不忍觀所司更不宜設言畢慘愴久之顯慶元年正月改破陣樂舞爲神功破陣樂二年太常奏白雪琴曲先是上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已來此聲頓絕雖有傳習又失宮商令所司簡樂工解琴笙者修習舊曲至是太常上言曰臣謹按禮記家語云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又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以後迄今千祀

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準勑依於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辭又按古今樂府奏曲之後皆別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輒取侍臣等奏和雪詩以爲送聲各十六節今悉教訖並皆諧韻上善之乃付太常編於樂府六年二月太常丞呂才造琴歌白雪等曲上製歌辭十六首編入樂府六年三月上欲伐遼於屯營教舞召李義府任雅相許敬宗許圉師張延師蘇定方阿史那忠于闐王伏闍上官儀等赴洛城門觀樂樂名一戎大定樂賜觀樂者雜綵有差麟德二年七月制曰國家平定天下革命創制紀功旌德久被樂章今郊祀四懸猶用干戚之舞先朝作樂韜而未伸其享宴等所奏宮懸文舞宜用功成慶善之樂皆著履執拂依舊服袴褶童子冠其武舞宜用神功破陣之樂皆被甲持戟其執纛之人亦着金甲人數並依八佾仍量加簫笛歌鼓等並於懸南列坐若舞即與宮懸合奏其宴樂內色舞者仍依舊別設上元三年十一月勑供祠祭上元舞前令大祠享皆將陳設自今已後圓丘方澤太廟

祠享然後用此舞餘祭並停儀鳳二年十一月六日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據貞觀禮郊享曰文舞奏豫和順和永和等樂其舞人著委貌冠服并手執籥翟其武舞奏凱安其舞人並著平冕手執干戚奏麟德三年十月勑文舞改用功成慶善樂武舞改用神功破陣樂并改器服等自奉勑以來爲慶善樂不可降神神功破陣樂未入雅樂雖改用器服其舞猶依舊迄今不改事既不安恐須別有處分者以今月六日録奏奉勑舊文舞武舞既不可廢并器服揔宜依舊若懸作上元舞日仍奏神功破陣樂及功成慶善樂并殿庭用舞並須引出懸外作其安置舞曲宜更商量作安穩法并録凱安六變法象奏聞萬石又與刊正官等奏曰謹按凱安舞是貞觀中所造武舞準貞觀禮及今禮但郊廟祭享奏武舞之樂即用之凢有六變一變象龍興參野二變象尅靖關中三變象東夏賔服四變象江淮寧謐五變象獫狁讋伏六變復位以崇象兵還振旅謹按貞觀禮祭享曰武舞準作六變亦如周之大武六成樂止按樂有因人而作者則因人而止如

著成數者數終即止不得取行事賒促爲樂終早晚即禮云三闋六成八變九變是也今禮奏武舞六成而數終未止既非師古不可依行其武舞凱安望請依古禮及貞觀禮六成樂止立部伎內破陣樂五十二遍修入雅樂祇有兩遍名曰七德立部伎內慶善樂七遍修入雅樂秖有一遍名曰九功上元舞二十九遍今入雅樂一無所減每見祭享曰三獻已終上元舞又自未畢今更加破陣樂兼恐酌獻已後歌舞更長其雅樂內破陣樂慶善樂及上元舞三曲並望修改通融令長短與禮相稱冀望久長安穩破陣樂有象武事慶善樂有象文事按古六代舞有雲門大咸大夏大韶是古之文舞殷之大頀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依古義先儒相傳國家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望請應用二舞日先奏神功破陣樂次奏功成慶善樂先奉勑於圓丘方澤太廟祠享日則用上元之舞臣據見行禮欲於天皇酌獻降復位已後即作凱安變樂正其

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上元之舞三曲待修改訖以次通融作之即得與舊樂前後不相妨破若有司攝行事日亦請據行事通融從之三年七月上在九成宮咸亨殿宴集有韓王元嘉霍王元軌及南北軍將軍等樂作太常少卿韋萬石奏稱破陣樂舞者是皇祚發跡所由宣揚宗祖盛烈傳之於後永永無窮自天皇臨馭四海寢而不作既緣聖情感愴羣下無敢關言臣忝職樂司廢缺是懼依禮祭之日天子親摠干戚以舞先祖之樂與天下同樂之也今破陣樂久廢羣下無所稱述將何以發孝思之情上矍然改容俯遂所請有制令奏樂舞既畢上歔欷感咽涕泗交流臣下悲淚莫能仰視久之顧謂兩王曰不見此樂垂三十年乍此觀聽實深哀感追思往日王業艱難勤苦若此朕今嗣守洪業可忘武功古人云富貴不與驕奢期驕奢自至朕謂時見此舞以自誡勗冀無盈滿之過非爲歡樂奏陳之耳侍宴羣臣咸呼萬歲調露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則天御洛城南樓賜宴太常奏六合還淳之舞長壽二年正月則天親享萬象神宮先是

上自製神宮大樂舞用九百人至是舞於神宮之庭景龍二年皇后
上言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并不因夫子封者請自今遷葬之日
特給鼓吹宮官亦準此侍御史唐紹上諫曰竊聞鼓吹之作本爲軍容
昔黄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衛故𢭏鼓曲有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
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所以恩加寵
錫假如郊祀天地誠是重儀惟有宮懸本無按架故知軍樂所備尚
不洽於神祇鉦鼓之音豈得接於閨閫准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禮準
有團扇方扇綵帷錦障之色加至鼓吹歷代未聞又準令五品官婚
葬先無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爲儀令特給五品已上母
妻五品官則不當給限便是班秩本因夫子儀飾乃復過之事非倫
次難爲定制參詳義理不可常行請停前勑各依常典上不納延載
元年正月二十三日製越古長年樂一曲玄宗在位多年善樂音若
讌設酺會即御勤政樓先一日金吾引駕仗北衙四軍甲士未明陳
仗衛尉張設光禄造食候明百僚朝侍中進中嚴外辦中官素扇天

子開簾受朝禮畢又素扇垂簾百寮常恭供奉官貴戚二王後諸蕃
酋長謝食就坐太常大鼓藻繪如錦樂工齊擊聲震城闕太常卿引
雅樂每色數十人自南魚貫而進列於樓下鼓笛雞婁充庭考擊
太常樂立部伎坐部伎依點鼓舞間以胡夷之伎日旰即内閑廐引蹀馬三
十匹傾杯樂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校牀乘馬而上抃轉
如飛又令宮女數百人自帷出擊雷鼓爲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雖
太常積習皆不如其妙也若聖壽樂則迴身換衣作字如畫又五方
使引大象入塲或拜或舞動容鼓振中於音律竟日而退玄宗又於
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爲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
誤玄宗必覺而正之號爲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弟子以置院近於
禁苑之梨園太常又有別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陵晨鼓笛亂發
於太樂別署教院廩食常千人宮中居宜春院玄宗又製新曲四十
餘又新製樂譜每初年望夜又御勤政樓觀燈作樂貴臣戚里借看
樓觀望夜闌太常樂府縣散樂畢即遣宮女於樓前縛架出眺歌舞

以娛之若繩戲竿木詭異巧妙固無其比天寶十五載玄宗西幸祿山遣其逆黨載京師樂器樂伎衣盡入洛城尋而肅宗剋復兩京將行大禮禮物盡闕命禮儀使太常少卿于休烈使屬吏與東京留臺領赴于朝廷詔給錢使休烈造伎衣及大舞等服於是樂工二舞始備矣乾元元年三月十九日上以太常舊鍾磬自隋已來所傳五聲或有差錯謂于休烈曰古者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以合陰陽之序和則人不夭札物不疵癘且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比親享郊廟每聽樂聲或宮商不倫或鍾磬失度可盡供鍾磬朕當於內自定太常進入上集樂工考試數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再造及磨刻二十五日一部先畢召太常樂工上臨三殿親觀考擊皆合五音送太常二十八日又於內造樂章三十一章送太常郊廟歌之貞元三年四月河東節度使馬燧獻定難曲御麟德殿命閱試之十二年十二月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獻繼天誕聖樂十四年二月德宗自製中和舞又奏九部樂及禁中歌舞伎者十數人布列在庭上御麟德殿會百寮觀

新樂詩仍令太子書示百官貞元十六年正月南詔異牟尋作奉聖樂舞因韋臯以進十八年正月驃國王來獻本國樂太和八年十月宣太常寺準雲韶樂舊用人數令於本寺閱習進來者至開成元年十月教成三年武德司奉宣索雲韶樂縣圖二軸進之太和三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謹按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安樂注云獻功之樂也又大司馬之班師有功則凱獻于社注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所以示喜也左氏傳載晉文公勝楚振旅凱入魏晉巳來鼓吹曲章多述當時戰功是則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入京師謹檢貞觀顯慶開元禮書並無儀注今參酌今古備其陳設及奏歌曲之儀如後凡命將征討有大功獻俘馘者其日備神策兵衛於東門外如獻俘常儀其凱樂用鐃吹二部笛篳篥簫笳鐃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

振作迭奏破陣樂等四曲破陣樂應聖期兩曲太常舊有辭賀朝歡君臣同慶樂今撰補之破陣樂受律辭元首相將討叛臣咸歌破陣樂共賞太平人應聖期聖德期昌運雍熙萬寓清乾坤資化育海岳共休明闢土忻耕稼銷戈遂偃兵殊方歌帝澤執贄賀昇平賀朝歡四海皇風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君臣同慶樂主聖開昌曆臣忠奏大猷君看偃革後便是太平秋候行至太社及廟門工人等下馬陳列於門外按周禮大司樂注云獻于祖大司馬云先凱樂獻于社謹詳禮儀則社廟之中以合奏樂伏以尊嚴之地鐃吹讙譁既無明文或乖肅敬今請並於門外陳設不奏歌曲候告獻禮畢復導引奏曲如儀至皇帝所御樓前兵仗旌門外二十步樂工皆下馬徐行前進兵部尚書介冑執鉞於旌門內中路前導周禮師有功則大司馬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注云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今吹律聽聲其術久廢惟請秉鉞以存礼文次協律郎二人公服執麾亦於門外分導鼓吹令丞引樂工等至位立太常卿於樂工之前跪具官臣某奏事請奏凱樂協律郎舉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陣樂等四曲樂闋協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奏凱樂畢兵部尚書太常卿退樂

工等並出旌門外訖然後引俘馘入獻及稱賀如別儀別有獻俘馘

儀注如俘囚引出方退請宣付當司編入新禮仍令樂工教習依奏

唐書志卷第八

唐書志卷第九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音樂二

高祖登極之後享宴因隋舊制用九部之樂其後分爲立坐二部今立部伎有安樂太平樂破陣樂慶善樂大定樂上元樂聖壽樂光聖樂凡八部安樂者後周武帝平齊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世謂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爲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爲髮畫猰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師子鷙獸出於西南夷天竺師子等國綴毛爲之人居其中像其俛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秉拂爲習弄之狀五師子各立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樂舞以足持繩者服飾作崑崙象破陣樂太宗所造也太宗爲秦王之時征伐四方人間歌謠秦王破陣樂之曲及即位使呂才協音律李百藥虞世南褚亮魏徵等製歌辭百二十人披甲持戟甲以銀飾

之發揚蹈厲聲韻慷慨享宴奏之天子避位坐宴者皆興慶善樂太宗所造也太宗生於武功之慶善宮既貴宴宮中賦詩被以管絃舞者六十人衣紫大袖裙襦漆髻皮履舞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樂也大定樂出自破陣樂舞者百四十人被五彩文甲持槊歌和云八紘同軌樂以象平遼東而邊隅大定也上元樂高宗所造舞者百八十人畫雲衣備五色以象元氣故曰上元聖壽樂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銅冠五色畫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變而畢有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字光聖樂玄宗所造也舞者八十人鳥冠五綵畫衣兼以上元聖壽之容以歌王跡所興自破陣舞以下皆雷大鼓雜以龜茲之樂聲振百里動蕩山谷大定樂加金鉦惟慶善舞獨用西涼樂最爲閑雅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鍾磬以享郊廟以破陣爲武舞謂之七德慶善爲文舞謂之九功自武后稱制毀唐太廟此禮遂有名而亡實安樂等八舞聲樂皆立奏之樂府謂之立部伎其餘總謂之坐部伎則天中宗

之代大增造坐立諸舞壽以㦔寢坐部伎有讌樂長壽樂天授樂鳥歌萬歲樂龍池樂破陣樂凡六部讌樂張文收所造也工人緋綾袍絲布袴舞二十人分爲四部景雲樂舞八人花錦袍五色綾袴雲冠烏皮靴慶善樂舞四十人紫綾袍大袖絲布袴假髻破陣樂舞四人緋綾袍錦衿褾緋綾褲承天樂舞四人紫袍進德冠並銅帶樂用玉磬二架大方響一架搊箏一臥箜篌一小箜篌一大琵琶一大五絃琵琶一小五絃琵琶一大笙一小笙一大篳篥一小篳篥一大簫一小簫一正銅鈸一和銅鈸一長笛一短笛一楷鼓一連鼓一鞉鼓一桴鼓一工歌二此樂惟景雲舞僅存餘並亡長壽樂武太后長壽年所造也舞十有二人畫衣冠天授樂武太后天授年所造也舞四人畫衣五采鳳冠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也武太后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又常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鸜鵒冠作鳥像今案嶺南有鳥似鸜鵒而稍大乍視之不相分辨籠養久則能言無不通南人謂之吉了亦云料開元初廣州獻之言音雄重如丈夫委曲識人情慧於鸚鵡遠

矣疑卽此鳥也漢書武帝本紀書南越獻馴象能言鳥注漢書者皆謂烏爲鸚䳇若是鸚䳇不得不舉其名而謂之能言鳥鸚䳇秦隴尤多亦不足重所謂能言鳥卽吉了也北方常言鸜鴿踰嶺乃能言傳者誤矣嶺南甚多鸜鴿能言者非鸜鴿也龍池樂玄宗所作也玄宗龍潛之時宅在隆慶坊宅南坊人所居變爲池望氣者亦異焉故中宗季年汎舟池中玄宗正位以坊爲宮池水逾大彌漫數里爲此樂以歌其祥也舞十有二人人冠飾以芙蓉破陣樂玄宗所造也生於立部伎破陣樂舞四人金甲胄自長壽樂已下皆用龜茲樂舞人皆著靴惟龍池備用雅樂而無磬舞人躡履清樂者南朝舊樂也永嘉之亂五都淪覆遺聲舊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爲最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隋平陳因置清商署摠謂之清樂遭梁陳亾亂所存蓋鮮隋室已來日益淪缺武太后之時猶有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惟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鳳將雛明之君鐸舞白鳩白紵子夜吳聲四時

歌前溪阿子及歡聞團扇懊憹長史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棲烏夜飛估客楊伴雅歌驍壺常林歡三州採桑春江花月夜玉對後庭花堂堂泛龍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辭上林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逼前爲四十四曲存焉白雪周曲也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也漢世謂之三調公莫舞晉宋謂之巾舞其說云漢高祖與項籍會於鴻門項莊劍舞將殺高祖項伯亦舞以袖隔之且云公莫害沛公也漢人德之故舞用巾以象項伯衣袖之遺式也巴渝漢高帝所作也帝自蜀漢伐楚以版楯蠻爲前鋒其人勇而善鬭好爲歌舞高帝觀之曰武王伐紂歌也使工習之號曰巴渝渝美也亦云巴有渝水故名之魏晉改其名梁復號巴渝隋文廢之明君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即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聳動左右天子悔焉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晉石崇妓綠珠善舞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

上英晉文王諱昭故晉人謂之明君此中朝舊典今爲吳聲蓋吳人傳受訛變使然鳳將雛漢世舊歌曲也明之君本漢世鞞舞曲也梁武時改其辭以歌君德鐸舞漢曲也白鳩吳朝拂舞曲也楊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辭言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隋牛弘請以鞞鐸巾拂等舞陳之殿庭帝從之而去其所持巾拂等白紵沈約云紵本吳地所出疑是吳舞也梁帝又令約改其辭其四時白紵之歌約集所載是也今中原有白紵曲辭旨與此全殊子夜晉曲也晉有女子夜造此聲聲過哀苦晉日常有鬼歌之前溪晉車騎將軍沈玩所制阿子及歡聞晉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後人演其聲以爲此曲團扇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團扇故云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懊儂晉隆安初民間訛謠之曲歌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擷齊太祖常謂之中朝歌長史變　晉司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所制督護晉宋

間曲也彭城内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徐宋高祖長壻也使府内直督護丁旿殯斂之其妻呼旿至閤下自問斂逵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今歌是宋孝武帝所製云督上征去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讀曲宋人爲彭城王義康所制也有死罪之辭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義慶時爲江州至鎮相見而哭爲帝所怪徵還宅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扣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爲南兗州刺史作此歌故其和云籠牕牕不開烏夜啼夜夜望郎來今所傳歌似非義慶本音辭曰歌舞諸少年娉婷無種跡菖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石城宋臧質所作也石城 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歌云生長石城下開門對城樓城中美年少出此見依投莫愁樂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謌謠石城樂和中復有莫愁聲故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襄陽樂宋隋王誕之所作也誕始爲襄

陽郡元嘉二十六年仍爲雍州夜聞諸女謌謡因作之故歌和云襄陽來夜樂其謌曰朝發襄陽來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裴子野宋略稱晉安侯劉道彦爲雍州刺史有惠化百姓歌之號襄陽樂其辭旨非也棲烏夜飛沈攸之元徽五年所作也攸之未敗之前思歸京師故歌和云日落西山還去來佑客樂齊武帝之製也布衣時常遊樊鄧追憶往事而作歌曰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情不叙使太樂令劉瑶教習百日無成或啓釋寶月善音律帝使寶月奏之便就勑歌者常重爲感憶之聲梁改其名爲商旅行楊伴本童謡歌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隨毋入内及長所寵童謡云楊婆兒共戲來而歌語訛遂成楊伴兒歌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爐驍壺疑是投壺樂也投壺者謂壺中躍矢爲驍壺今謂之驍壺者是也常林歡疑是宋梁間曲宋梁世荆雍爲南方重鎮皆皇子爲之牧江左辭詠莫不稱之以爲樂土故隋王作襄陽之歌齊武帝追憶樊鄧梁簡文樂府歌云分手桃

林岸送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又曰宜城投醕酒今行熟停鞍繫馬暫棲宿桃林在漢水上宜城在荆州北荆州有長林縣江南謂情人爲歡常長聲相近蓋樂人誤謂長爲常三州商人歌也商人數行巴陵三江之間因作此歌採桑因三州曲而生此聲也春江花月夜玉對後庭花堂堂並陳後主所作叔寶常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爲詩太樂合阿胥又善於文詠採其尤艶麗者以爲此曲汎龍舟隋煬帝江都宮作餘五曲不知誰所作也其辭類皆浅俗而綿世不易惜其古曲是以備論之其他集録所不見亦闕而不載當江南之時巾舞白紵巴渝等衣服各異梁以前舞人並二八梁舞省之咸用八人而已令工人平巾幘緋袴褶舞四人碧輕紗衣裙襦大袖畫雲鳳之狀漆鬟髻飾以金銅雜花狀如雀釵錦履舞容閑婉曲有姿態沈約宋書志江左諸曲哇淫至今其聲調猶然觀其政已亂其俗已淫既怨且思矣而從容雅緩猶有古士君子之遺風也樂則莫與爲比樂用鍾一架磬一架琴一三絃琴一擊琴一瑟一秦琵琶一臥箜

篌筑一箏一節鼓一笙二笛二簫二篪二葉二歌二自長安已後朝廷
不重古曲工伎轉缺能合于管絃者唯明君楊伴驍壺春歌秋歌白
雪堂堂春江花月等八曲舊樂章多或數百言武太后時明君尚能
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言就之訛失與吳音轉遠劉貺以爲宜取吳
人使之傳習以問歌工李郎子李郎子北人聲調已失云學於俞才
生才生江都人也今郎子逃清樂之歌闕焉又聞清樂唯歌一曲辭
典而音雅閲舊記其辭信典漢有盤舞今隷散樂部中又有幡舞扇
舞並亾自周隋已來管絃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
龜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惟彈琴家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瑟
調蔡邕雜弄非朝廷郊廟所用故不載西涼樂者後魏平沮渠氏所
得也晉宋末中原喪亂張軌據有河西符秦通涼州旋復隔絶其樂
具有鍾磬蓋涼人所傳中國舊樂而雜以羌胡之聲也魏世共隋咸
重之工人平巾幘緋褶白舞一人方舞四人白舞今闕方舞四人假
髻玉支釵紫絲布褶白大口袴五綵接袖烏皮靴樂用鍾一架磬一

架彈箏一搊箏一臥箜篌一竪箜篌一琵琶一五絃琵琶一笙一簫一篳篥一小篳篥一笛一橫笛一䩞鼓一齊鼓一檐鼓一銅拔一貝一編鍾今亡周官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東夷之樂名也舉東方則三方可知矣又有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讌亦如之作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東夷之樂曰韎離南蠻之樂曰任西戎之樂曰禁北狄之樂曰昧離言陽氣始通萬物離地而生也任言陽氣用事萬物懷任也禁言陰氣始通禁止萬物之生長也昧言陰氣用事萬物衆形晴昧也其聲不正作之四門之外各持其方兵獻其聲而已自周之衰此禮尋廢後魏有曹婆羅門受龜茲琵琶商人世傳其業至孫妙達尤爲北齊高洋所重常自擊胡鼓以和之周武帝聘虜女爲后西域諸國來媵於是龜茲疏勒安國康國之樂大聚長安胡兒令羯人白智通教習頗雜以新聲張重華時天竺重譯貢樂伎後其國王子爲沙門來遊又傳其方音宋世有高麗百濟

伎樂魏平拓跋亦得之而未具周師滅齊二國獻其樂隋文帝平陳得清樂及文康禮畢曲列九部伎百濟伎不預焉煬帝平林邑國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樂轉寫其聲而不齒樂部西魏與高昌通始有高昌伎我太宗平高昌盡收其樂又造讌樂而去禮畢曲今著令者惟此十部雖不著令聲節存者樂府猶隸之德宗朝又有驃國亦遣使獻樂高麗樂工人紫羅帽飾以鳥羽黃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靴五色縚繩舞者四人椎髻於後以絳抹額飾以金璫二人黃裙襦赤黃袴極長其袖烏皮靴雙雙並立而舞樂用彈箏一搊箏一臥箜篌一竪箜篌一琵琶一義觜笛一笙一簫一小篳篥一大篳篥一桃皮篳篥一腰鼓一齊鼓一檐鼓一貝一武太后時尚二十五曲今惟習一曲衣服亦寖衰敗失其本風百濟樂中宗之代工人死散岐王範為太常卿復奏置之是以音伎多闕舞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皮履樂之存者箏笛桃皮篳篥箜篌歌此三國東夷之樂也扶南樂舞二人朝　行纏赤皮靴隋世全用天竺樂今其存者有羯鼓

都曇鼓毛員鼓簫一笛篳篥銅拔貝天竺樂工人皁絲布頭巾白練
襦紫綾袴緋帔舞二人辮髮朝霞袈裟行纏碧麻鞋袈裟今僧衣是也
樂用銅鼓羯鼓毛員鼓都曇鼓篳篥横笛鳳首箜篌琵琶銅拔貝毛
員鼓都曇鼓今亾驃國樂貞元中其王來獻本國樂凡一十二曲以
樂工三十五人來朝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辭此三國南蠻之樂高
昌樂舞人白襖錦袖赤皮靴赤皮帶紅抹額樂用荅臘鼓一腰鼓一雞婁鼓一
羯鼓一簫二横笛二篳篥二琵琶二五絃琵琶二銅角一箜篌一箜
篌今亡龜兹樂工人皁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袴舞者四人
紅抹額緋襖白袴帑烏皮靴竪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横
笛一簫一篳篥一毛員鼓一都曇鼓一荅臘鼓一腰鼓一羯鼓一雞婁
鼓一銅拔一貝一毛員鼓今亡踈勒樂工人皁絲布頭巾白絲布袴
錦襟褾舞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靴赤皮帶樂用竪箜篌琵琶五絃琵
琶横笛簫篳篥荅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康國樂工人皁絲布頭巾緋
絲布袍錦領舞二人緋襖錦領袖緑綾 襠袴赤皮靴白袴帑舞急

轉如風俗謂之胡旋樂用笛二正鼓一和鼓一銅拔一安國樂工人皁絲布頭巾錦褾領紫袖袴舞二人紫襖白袴帑赤皮靴樂用琵琶五絃琵琶笙篌簫橫笛篳篥正鼓和鼓銅拔箜篌五絃琵琶今亡此五國西戎之樂也南蠻北狄國俗皆隨髮際斷其髮今舞也咸用繩圍首反約髮抄內於繩下又有新聲河西至者號胡音聲與龜茲樂散樂俱爲時重諸樂咸爲之少寢北狄樂其可知者鮮卑吐谷渾部落稽三國皆馬上樂也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故自漢以來北狄樂揔歸鼓吹署魏樂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謂眞人代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女晨夕歌之用隋世與西涼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辭此即後魏世所謂簸邏迴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辭北虜之俗皆呼爲可汗吐谷渾又慕容別種知此歌是燕魏之際鮮卑歌歌音辭虜竟不可曉梁有鉅鹿公主歌辭似是姚萇時歌辭華音與北歌不同梁樂府鼓吹又有

太白淨皇太子少白淨皇太子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皇太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開元初以問歌工長孫元忠云自高祖以來代傳其業元忠之祖受業於侯將軍名貴昌并州人也亦世習北歌貞觀中有詔令貴昌以其聲教樂府元忠之家世相傳如此雖譯者亦不能通知其辭盖年歲久遠失其真矣絲桐惟琴曲有胡笳聲大角金吾所掌散樂者歷代之有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漢天子臨軒設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化成黃龍修八丈出水遊戲輝耀日光繩繫兩柱相去數丈二倡女對舞上切肩而不傾如是雜變揔名百戲江左猶有高絙紫鹿跂行鼈食齊王捲衣笮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illegible]背負靈嶽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伎晉成帝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末世之樂設外方之觀逆行連倒四海朝覲帝庭而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順傷彝倫之大乃命太常悉罷之其後復高絙紫鹿後魏北齊亦有魚龍辟邪鹿馬仙車吞刀吐火剥車剥驢種瓜拔井之戲

周宣帝徵齊樂並會關中開皇初散遣之大業二年突厥單于來朝洛陽宫煬帝爲之大合樂盡通漢晉周齊之術胡人大駭帝命樂署肄習常以歲首縱觀端門内大抵散樂雜戲多幻術幻術皆出西域天竺尤甚漢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國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自是歷代有之我高　宗惡其驚俗勑西域關令不令入中國符堅嘗得西域倒舞伎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足舞於極銛刀鋒倒植於地低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植於背下吹篳篥者立其腹上終曲而亦無傷又伏伸其手兩人躡之旋身遶手百轉無已漢世有橦木伎又有盤舞晉世加之以柸謂之柸盤舞樂府詩云妍袖陵七盤言舞用盤七枚也梁謂之舞盤伎梁有長蹻伎擲倒伎跳劒伎吞劒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戲車輪者透三峽伎蓋今透飛梯之類也高絙伎蓋今之戲繩者是也梁有獼猴幢伎今有緣竿又有獼猴緣竿未審何者爲是又有弄椀珠伎丹珠伎歌舞戲有大面撥頭踏搖娘窟磥子等戲玄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

於禁中以處之婆羅門樂與四夷同列婆羅門樂用漆篳篥二齊鼓一散樂用橫笛一柏板一腰鼓三其餘雜戲變態多端皆不足稱代面出於北齊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撥頭出西域胡人為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為此舞以像之也　踏搖娘生於隋末隋末河內有人貌惡而嗜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其妻美色善歌為怨苦之辭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絃管因寫其夫之容妻悲訴每搖頓其身故號踏搖娘近代優人頗改其制度非舊旨也窟礧子亦云魁礧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國亦有之八音之屬協於八節匏瓠也女媧氏造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爾雅謂之巢大者曰竽小者曰和竽煦也立春之氣煦生萬物也竽管三十六宮管在左和管十三宮管居中今之竽笙並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復音矣荊梁之南尚存古制云管三孔曰籥春分之音萬物振

躍而動也簫舜所造也爾雅謂之筊音爻大曰䇞二十三管修尺四寸
笛漢武帝工丘仲所造也其元出於羌中短笛脩尺有咫長笛短笛
之間謂之中管篪吹孔有觜如酸棗橫笛小篪也漢靈帝好胡笛五
胡亂華石遵翫之不絕音宋書云有胡篪出於胡吹則謂此梁胡吹
歌云快馬不須鞭反插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路傍兒此歌舞元
出北國之橫笛皆去觜其加觜者謂之義觜笛箄篥本名悲篥出於
胡中其聲悲亦云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云柷衆也立夏之音萬物
衆皆成也方面各二尺餘傍開員孔內手於中擊之以舉樂敔如伏
虎背有鬣二十七碎竹以擊其首而逆刮之以止樂也舂牘虛中如
筩無底舉以頓地如舂杵亦爲之頓相相助也以節樂也或謂梁孝
王築睢陽城擊鼓爲下杵之節睢陽操用舂牘後世因之拍板長闊如
手厚寸餘以韋連之擊以代抃琴伏羲所造琴禁也夏至之音陰氣
初動禁物之淫心五絃以備五聲武王加之爲七絃琴十有二柱如
琵琶擊琴柳惲所造惲嘗爲文詠思有所屬搖筆誤中琴絃因爲此

樂以管承絃又以片竹約而束之使絃急而聲亮舉竹擊之以爲節
曲瑟昔者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不能自止破之爲二十五絃大
帝太昊也箏本秦聲也相傳云蒙恬所造非也制與瑟同而絃少案
京房造五音準如瑟十三絃此乃箏也雜樂箏並十有二絃他樂皆
十有三絃軋箏以片竹潤其端而軋之筑如箏細頸以竹擊之如擊
琴清樂箏用骨爪長寸餘以代指琵琶四絃漢樂也初秦長城之役有
弦鼗而鼓之者及漢武帝嫁宗女於烏孫乃裁箏筑爲馬上樂以慰其鄉國
之思推而遠之曰琵引而近之曰琶言其便於事也今清樂奏琵琶
俗謂之秦漢子圓體修頸而小疑是弦鼗之遺制其他皆充上銳下曲
項形制稍大疑此是漢制兼似兩制者謂之秦漢蓋謂通用秦漢之法梁史稱侯景
之將害簡文也使太樂令彭雋齎曲項琵琶就帝飲則南朝似無曲
項者亦本出胡中五絃琵琶稍小蓋北國所出風俗通云以手琵琶
之因爲名案舊琵琶皆以木撥彈之太宗貞觀始有手彈之法今所
謂搊琵琶者是也風俗通所謂以手琵琶之乃非用撥之義豈上世

固有搊之者耶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項長過於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太后時蜀人蒯明於古墓中得之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類因謂之阮咸咸晉世實以善琵琶知音律稱箜篌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以祠太一或云侯輝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爲箜篌或謂師延靡靡樂非也舊說亦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絃用撥彈之如琵琶竪箜篌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有二弦竪抱於懷用兩手齊奏俗謂之擘箜篌鳳首箜篌有項如軫七絃鄭善子作開元中進形如阮咸其下缺少而身大傍有少缺取其身便也絃十三隔孤柱一合散聲七隔聲九十一柱聲一摠九十九聲隨調應律太一司馬縚開元中進十二絃六隔合散聲十二隔聲七十二絃散聲應律呂以隔聲旋相爲宮合八十四調今編入雅樂宮縣內用之六絃史盛作天寶中進形如琵琶而長六絃四隔孤柱一合散聲六隔聲二十四柱聲一摠三十一聲隔調應律天寶樂任偃作天寶中進類石幢十四絃六柱黃鍾一均足倍七聲移柱作調應律

埏曛也立秋之音萬物將曛黃也埏 土爲之如鵞卵六孔銳上豐下
上大者爾雅謂之叫古缶如足盆古西戎之樂秦俗應而用之其形
似覆盆以四杖擊之秦趙會於澠池秦王擊缶而歌八 缶唐永泰初
司馬滔進廣平樂蓋入缶具黃鍾一均聲鍾黃帝之工垂所造鍾種也
立秋之音萬物種成也大曰鎛鎛亦大鍾也爾雅謂之鏞小而編之曰
編鍾中曰剽小曰棧錞于圜如碓頭大上小下縣以龍狀芒筳將之
以和鼓沈約宋書云今人間時有之則宋日非廟庭所用後周平蜀
獲之斛斯徵觀曰錞于也依于寶周禮注試之如其言鐃木 舌搖
之以和鼓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 方響以鐵爲之修八寸廣二
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鍾磬人間所用者纔
三四寸銅拔亦謂之銅盤出西戎及南蠻其圓數寸隱起若浮漚貫
之以韋皮相擊以和樂也南蠻国大者圓數尺或謂南齊穆士素所造
非也鉦如大銅疊縣而擊之節鼓銅鼓鑄銅爲之虛其一面覆而擊
其上南夷扶南天竺類皆如此嶺南豪家則有之大者廣丈餘磬 叔所

造也磬勁也立冬之音萬物皆堅勁書云泗濱浮磬言泗濱石可爲磬今磬石皆出華原非泗濱也登歌磬以玉爲之爾雅謂之毊鼓動也冬至之音萬物皆含陽氣而動雷鼓八面以祀天靈鼓六面以祀地路鼓四面以祀鬼神夏后加之以足謂之足鼓殷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之謂之縣鼓後世從殷制建之謂之建鼓晉鼓六尺六寸金奏則鼓之傍有鼓謂之應鼓以和大鼓小鼓有柄曰鞞搖之以和鼓大曰鞉腰鼓大者尾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本胡鼓也石遵好之與橫笛不去左右齊鼓如漆桶大一頭設齊於鼓面如麝臍故曰齊鼓檐鼓如小甕先冒以革而漆之羯鼓正如漆桶兩手具擊以其出羯中故號羯鼓亦謂之兩杖鼓都曇鼓似腰鼓而小以搥擊之毛員鼓似都曇鼓而稍大荅臘鼓制廣羯鼓而短以指揩之其聲甚震俗謂之揩鼓雞婁鼓正圓而手可擊之處平可數寸正鼓和鼓者一以正一以和皆腰鼓也節鼓狀如博局中間員孔適容其鼓擊之節樂也撫拍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撫之節樂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謂之八音金

木之音擊而成樂今東夷有管木者桃皮是也西戎有吹金者銅角是也長二尺形如牛角貝蠡也容可數升並吹之以節樂亦出南蠻桃皮卷之以爲篳篥葉啣葉而嘯其聲清震橘柚尤善四夷絲竹之量國異其制不可詳盡爾雅琴二十絃曰離瑟二十七絃曰麗漢世有洞簫又有管長尺圍寸而併漆之宋世有統梁似臥箜篌今並亡矣今世又有篪其長盈尋曰七星如箏稍小曰雲和樂府所不用周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曲縣士特縣故孔子之堂聞金石之音魏絳之家有鍾磬之聲秦漢之際斯禮無聞漢丞相田蚡前庭羅鍾磬置曲旃光武又賜東海恭王鍾虡之樂即漢世人臣尚有金石漢樂歌云高張四縣神來讌饗謂宮縣也制氏在太樂能記鏗鏘鼓舞河間王著樂記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甚相遠又舞八佾之明文也漢儀云高廟撞千石之鍾十枚卽上林賦所謂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鋌鉅者也鍾當十二而此十枚未識其義議者皆云漢世不知用宮縣今案漢章和世用旋宮漢世羣儒備言其義牛弘祖孝孫所由準的也

又河間王博採經籍與制氏不殊知漢世之樂爲最備矣魏晉已來但云四廂金石而不言其禮或八架或十架或十六架梁武始用二十六架貞觀初增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按十二於四隅後魏周齊皆二十六架建德中復梁三十六架隋文省煬帝又復之樂縣横曰簨竪曰簴飾簨以飛龍飾趺以飛廉鍾簴以摯獸磬簴以摯鳥上列對羽傍垂流蘇周制也縣以崇牙殷制也飾以博山後世所加也宮縣每架金博山五軒縣三鼓承以花趺覆以華蓋上集翔鷺隋氏二十架先置建鼓於四隅鎛鍾方面各三依其辰位雜列編鍾磬各四架於其間二十六架則編鍾十二架磬亦如之軒縣九架鎛鍾三架在辰丑申

編鍾磬皆三架設路鼓二於縣内戌巳地之北柷敔於四隅舞人立於其中錞于鐃鐸撫拍舂牘列於舞人間唐禮天子朝廟用三十六架高宗成蓬萊宮充庭七十二架武后遷都乃省之皇后廟及郊祭並二十架同舞八佾先聖廟及皇太子廟並九架舞六佾縣設柷敔各一柷於左敔於右錞于撫拍頓相鐃鐸次列於路鼓南舞人

列於縣北登歌二架登於堂上兩楹之前編鍾在東編磬在西登歌工人坐堂上竹人立堂下所謂琴瑟在堂竽笙在庭也殿庭加設鼓吹於四隅讌享陳清樂架對列於左右廂設舞筵於其間舊皇后庭但設絲管大業尚侈始置鍾磬猶不設鎛鍾以鎛磬代武太后稱制用鍾因而莫革樂縣庭廟以五綵雜飾軒縣以朱五郊則各從其方色每先奏樂三日太樂令宿設縣於庭其日率工人入居其次協律郎舉麾樂作仆麾樂止文舞退武舞進若常享會先一日具坐立部樂名封上請所奏御注而下及會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使次奏蹀馬次奏散樂而畢矣廣明初巢賊千紀輿駕播遷兩都覆圮宗廟悉爲煨燼樂工淪散金奏幾亡及僖宗還宮購募鍾縣之器一無存者昭宗卽位將親謁郊廟有司請造縣樂詢於舊工皆莫知其制度修奉樂縣使宰相張濬悉集太常樂胥詳酌竟不得其法時太常博士殷盈孫深於典故乃案周官考功記之文究其欒銑于鼓鉦舞甬之法沉思三四夕用筭法乘除鎛鍾之輕重高低乃定懸下編鍾正黃

鍾九寸五分下至登歌倍應鍾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口項之量徑衡之圍悉爲圖遣金工依法鑄之凡二百四十口鑄成張濬求知聲者處士蕭承訓梨園樂工陳敬言與太樂令李從周令先校定石磬合而擊拊之八音克諧觀者聳聽濬既進呈昭宗陳於殿庭以試之時以宗廟焚毀之後修奉不及乃權以少府監廳爲太廟其庭甚狹議者論縣樂之架不同濬奏議曰臣伏準舊制太廟含元殿並設宮縣三十六架太清宮南北郊社稷及諸殿庭並二十架今修奉樂懸太廟合造三十六架臣令參議請依古禮用二十架伏自兵興已來雅樂淪缺將爲修奉事實重難變通宜務於酌中損益當循於寧儉臣聞諸舊史昔武王定天下至周公相成王始暇制樂魏初無樂器及伶人後稍得登歌會舉之樂明帝大明末詔增益之咸和中鳩集遺逸尚未有金石之音至孝和太元中四廂金石始備郊祀猶不舉樂宋文帝元嘉九年初調金石二十四年南郊始設登歌妙舞亦闕孝武建元中有司奏郊廟宜設備樂始爲詳定故後魏孝文太和初

司樂上書陳樂章有闕求集羣官議定廣修器數正立名品詔雖行之仍有殘缺隋文踐祚太常議正雅樂九年之後惟奏黃鍾一宮郊廟止用一調換禮文每一代之樂二調並奏六代之樂凡二十調其餘聲律皆不復通高祖受隋禪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九年命太常考正雅樂貞觀二年考畢上奏蓋其事體大故歷代不能速成伏以脩逼郊天式修雅樂必將集事須務相時今者帑藏未充貢奉多闕凡闕貨刀不易方圓制度之間亦宜樽節臣伏惟儀禮宮懸之制陳鎛鍾二十架當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設編鍾一架乙丁辛癸各設編磬一架合爲二十架對建鼓於四隅當乾坤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氣宗廟殿庭郊丘社稷皆用此制無聞異同周漢魏晉宋齊六朝並祇用二十架隋氏平陳檢梁故事乃設三十六架國初因之不改高宗皇帝初成蓬萊宮充庭七十二架尋乃省之則簨簴架數太多本近於修止於二十架正協禮經兼今太廟之中地位甚狹百官在列萬舞充庭雖三十六架具存亦施爲不得廟庭難於容易開廣樂架

不可重沓鋪陳今請依周漢魏晉宋齊六代故事用二十架從之古制雅樂宮縣之下編鍾四架十六口近代用二十四口正聲十二倍聲十二各有律呂凡二十四聲登歌一架亦二十四鍾雅樂淪滅至是復全

唐書志卷第九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音樂三

貞觀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孫既定雅樂至六年詔褚亮虞世南魏徵等分制樂章其後至則天稱制多所改易歌辭皆是內出開元初則中書令張說奉制所作然雜用貞觀舊詞自後郊廟歌工樂師傳授多缺或祭用宴樂或郊稱廟詞二十五年太常卿韋縚令博士韋逌直太樂尚沖樂正沈元福郊社令陳虔申懷操等銓敘前後所行用樂章爲五卷以付太樂鼓吹兩署令工人習之時太常舊相傳有宮商角徵羽讌樂五調歌詞各一卷或云貞觀中侍中楊仁恭妾趙方等所銓集詞多鄭衛皆近代詞人雜詩至縚又令太樂令孫玄成更加整比爲七卷又自開元已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其孫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傳謂爲法曲令依前史舊例錄雅樂歌詞前

後常行用者附於此志其五調法曲詞多不經不復載之

冬至祀昊天於圓丘樂章八首

貞觀二年祖孝孫定雅樂貞觀六年褚亮虞世南魏徵等作此詞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

上靈睠命兮膺會昌盛德殷薦叶辰良景福降兮聖德遠玄化穆兮天曆長

皇帝行用太和

穆穆我后道應千齡登三處大得一居貞禮唯崇德樂以和聲百神仰止天下文明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闓陽播氣甄曜垂明有赫圓宰深仁曲成日麗蒼壁煙開紫營聿遵虔享式降鴻禎

迎俎入用雍和

欽惟大帝載仰皇穹始命田燭爰啓郊宮雲門駭聽雷鼓鳴空神其介祀景祚斯融

酌獻飲福用壽和

八音斯奏三獻畢陳寶祚惟永暉光日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疊璧凝影皇壇路編珠流彩帝郊前已奏黃鍾歌大呂還符寶曆祚昌年

武舞作用凱安

昔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酆郊赤烏見邛山黑雲上大賚下周車禁暴開殷網幽明同叶賛鼎祚齊天壤

送神用豫和

歌奏畢兮禮獻終六龍馭兮神將昇明德感兮非黍稷降福簡兮祚休徵

又郊天樂章一首（太樂舊有此辭名不詳所起）

送神用豫和

蘋蘩禮著黍稷誠微音盈鳳管彩駐龍旂洪歆式就介福攸歸送樂有闋靈馭遄飛

則天大聖皇后大享昊天樂章十二首（御撰）

第一　太陰凝至化貞耀蘊軒儀德邁娥臺敞仁高姒幄披捫天遂啓極夢日乃昇曦

第二　瞻紫極望玄穹翹至懇罄深衷聽雖遠誠必通垂厚澤降雲

第三　乾儀混成冲邃天道下濟高明闓陽晨披紫闕太一曉降黃庭圓壇敢申昭報方璧冀展虔情丹襟式敷衷懇玄鑒庶察微誠

第四　巍巍叡業廣赫赫聖基隆菲德承先顧禎符萃眇躬銘開武巖側圖薦洛川中微誠詎幽感景命忽昭融有懷慙紫極無以謝玄穹

第五　朝壇霧卷曙嶺烟沉爰設筐幣式表誠心筵輝麗璧樂暢韶和仰惟靈鑒俯察翹襟

第六　昭昭上帝穆穆下臨禮崇備物樂奏鏘金蘭羞委薦桂醑盈斟敢希明德聿鑒莊心

第七　鐏浮九醞禮備三周陳誠菲奠契福神猷

第八　奠璧郊壇昭大禮鏘金拊石表虔誠始奏承雲娛帝賞復歌調露暢韶英

第九　荷恩承顧託執契恭臨撫廟略靜邊荒天兵曜神武有截資先化無爲遵舊矩禎符降昊穹大業光寰宇

第十　肅肅祀典邕邕禮秩三獻已周九成斯畢爰撤其俎載遷其實或升或降唯誠唯質

第十一　禮終肆類樂闋九成仰惟明德敢薦非馨顧慙菲奠久駐雲軿瞻荷靈澤悚戀兼盈

第十二　式乾路闢天扉迴日馭動雲衣登金闕入紫微望仙駕仰恩徽

景龍三年中宗親祀昊天上帝樂章十首

降神用豫和

天之曆數歸睿唐顧惟菲德欽昊蒼選吉日兮表殷薦冀神鑒兮降

闓陽

皇帝行用太和圜鍾宮

恭臨寶位肅奉瑤圖恒思解網每軫泣辜德慙巢燧化劣唐虞期我良

弼式贊嘉謀

告謝圓鍾宮

得一流玄澤通三御紫宸遠叶千齡運遐銷九域塵絕瑞駢闐集殊

祥絡繹臻辟慶西畝稔歲賀盈囷

登歌用肅和無射均之林鍾羽

悠哉廣覆大矣曲成九玄著象七曜甄明珪璧是奠醖酎斯盈作樂

崇德爰暢咸英

迎俎用雍和圓鍾均之黃鍾羽

郊壇展敬嚴配因心孤竹簫管空桑琴瑟肅穆大禮鏗鏘八音恭惟

上帝希降靈歆

酌獻用福和　圜鍾宮

九成爰奏三獻式陳欽承景福恭託明禋

中宮助祭昇壇用　函鍾宮

坤元光至德柔訓闡皇風芣苡芳聲遠螽斯美化隆獻範超千載嘉猷備六宮肅恭陪盛典欽若薦禋宗

亞獻用函鍾宮用登歌樂

三靈降饗三后配神虔敷藻奠敬展郊禋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圜鍾均之呂商

已陳粢盛敷嚴祀更奏笙鏞協雅聲璇圖寶曆欣寧謐　晏俗淳風樂太平

武舞作用凱安　圜鍾均之无射徵

堂堂聖祖興赫赫昌基泰戎車盟津偃玉帛塗山會舜日啓祥暉堯雲卷征旆風猷被有截聲教覃無外

開元十一年玄宗祀昊天於圜丘樂章十一首

降神用豫和圜鍾宮三成黃鍾角一成太簇徵一成　姑洗羽一成已上六变詞同

至矣丕搆烝哉太平授犧膺籙復禹繼明草木仁化鳧鷖頌聲祀宗陳德無媿斯誠

迎神用歆和

崇禋已備粢盛聿修潔誠斯展鍾石方遒

皇祖光皇帝室酌獻用長發黃鍾宮詞同貞觀長發

太祖景皇帝室酌獻用大基太簇宮詞同貞觀大基

代祖元皇帝室酌獻用大成姑洗宮詞同貞觀大成

高祖神堯皇帝室酌獻用大明蕤賓宮詞同貞觀大明

太宗文武聖皇帝室酌獻用崇德夷則宮詞同貞觀崇德

高宗天皇大帝室酌獻用鈞天黃鍾宮詞同光宅鈞天

懿宗孝敬皇帝室酌獻用承和黃鍾宮

金相載穆玉裕重暉養德清禁承光紫微乾宮候色震象增威監國

方永賔天不歸孝友自衷温文性與龍樓正啓鶴駕斯輿丹晨流念
鴻名式序中興考室永陳彝俎
皇帝飲福用延和 黄鍾宮
巍巍累聖穆穆重光奄有區夏祚啓隆唐百蠻飲澤萬國來王本枝
億載鼎祚逾長
皇帝行用大和
郊壇齊帝禮樂祠天丹青寰宇宫徵山川神祇畢降行止重旋融融
穆穆納祉洪延
登歌奠玉用肅和
止奏潛聆登儀宿轉大玉躬奉參鍾首奠簠簋聿昇犧牲遞薦昭事
顒若存存以俔
迎俎入用雍和
爛雲普洽律風無外千品其凝九賔斯會禋樽晋燭純犧滌汰玄覆
攸廣鴻休汪濊

皇帝酌獻天神用壽和

六變爰闋八階載虔祐我皇祚於萬斯年

酌獻配座用壽和

於赫聖祖龍飛晉陽底定萬國奄有四方功格上下道冠農黄郊天配享德合無疆

飲福酒用壽和

崇崇太時肅肅嚴禋粢盛既絜金石畢陳上帝來享介福爰臻受釐合福寳祚惟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祝史正辭人神慶叶福以德昭享以誠接六藝云備百禮斯浹祀事孔明祚流萬㯶

武舞用凱安

馨香惟后德明命光天保肅和崇聖靈陳信表皇道玉鍼初蹈厲金匏既静好

大號成命思文配天神光肸蠁龍駕言旋耿耿閶闔昭昭上玄俾昌而大於萬斯年

禮畢送神用豫和

六成旣闋三薦云終神心具醉聖敬愈崇受釐皇邸廻蹕帷宫穰穰之福永永無窮

皇帝還大次用太和

玄宗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祀天樂十四首

中書令燕國公張說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六變 夾鍾宫之一

歘泰壇柴泰清受天命報天成竦皇心薦樂聲志上達歌下迎

夾鍾宫之二

億上帝臨下庭騎日月陪列星嘉視信大糦馨澹神心醉皇靈

夾鍾宫之三

相百辟貢八荒九歌叙萬舞翔肅振振鏘皇皇帝欣欣福穰穰

黃鐘宮　高在上道光明物資始德難名承眷命牧蒼生寰宇謐太階平

太簇徵　天道無親至誠與鄰山川遍禮宮徵惟新玉帛非盛聰明會貞正斯一德通乎百神

姑洗羽　饗帝饗親維孝維聖緝熙懿德敷揚成命華夷志同笙鏞禮盛明靈降止感此誠敬

迎送皇帝用太和

孝敬中發和容外彰騰華照寓如昇太陽貞璧就奠玄靈垂光禮樂具舉濟濟洋洋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調羽

奠祖配天承天享帝百靈咸秩四海來祭植我蒼璧布我玄製華日徘徊神靈容裔

迎俎入用雍和

俎豆有秘粢盛絜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鼓鍾管聲肅唱和鳴皇皇

后祖賚我思成

酌獻用壽和黃鍾宮調

烝烝我后享獻惟寅躬酌鬱鬯跪奠明神孝莫孝乎配上帝於親敬莫敬乎敎天下為臣

皇帝飲福用壽和

皇祖嚴配享皇天皇降嘏天子萬年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商調

六鍾翕協六變成八佾倘佯八風生樂九韶兮人神感矣七德兮天地清

終獻亞獻用凱安

列祖順三靈文宗威四海黃鉞誅羣盜朱旗掃多罪戢兵天下安約法人心改大哉干羽意長見風雲在

送神用豫和夾鍾調

禮樂終烟燎上懷靈惠結皇想歸風疾迴風爽百福來衆神往

正月上辛祈穀於南郊樂章八首 貞觀中褚亮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 詞同冬至圜丘 皇帝行用太和 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貞觀禮祀感帝用此詞明慶巳後詞同冬至圜丘

獲良斯繩居中體正龍運垂祉昭符啓聖式事嚴禋聿懷嘉慶惟帝永錫時皇休命

迎俎用雍和

殷薦乘春太壇臨曙八簋盈和六瑚登御嘉稷匪歆德馨斯飫祝嘏無易靈心有豫

皇帝酌獻飲福酒用壽和 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玉帛犧牲申敬享金絲鏚羽盛音容庶俾億齡提景福長欣萬寓洽時邕

武舞用凱安 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豫和 詞同冬至圜丘

季秋享上帝于明堂樂章八首 貞觀中褚亮等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皇帝行用大和（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象天御宇秉時布政嚴配申虔宗禋展敬罇罍盈列樹羽交映玉幣通誠祚隆皇聖

迎俎用雍和

八牖晨披五精朝奠霧凝斑篚風清金縣神滌備全明粢豐行載結褭俎陳誠以薦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御扆合宮承寶曆席圓重館奉明靈偃武修文九圍泰沉烽靜柝八荒寧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圜丘）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

則天大聖皇帝享明堂樂章十二首（御撰）

外辦將出

總章陳昔典衢室禮惟神宏規則天地神用叶陶鈞肇宸三春旦允
庭萬宇賓顧已誠虛薄空慙馭兆人
皇帝胻黃鍾宮
仰膺曆數俯順謳歌遠安邇肅俗阜時和化光玉鏡訟息金科方興
典禮永戢干戈
皇嗣出入昇降
至人光俗大孝通神謙以表性恭惟立身洪規載啓茂典方陳譽隆
三善祥開萬春
迎送王公
千官肅事萬國朝宗載延百辟爰集三宮君臣得合魚水斯同睿圖
方永周曆長隆
登歌用大呂均無射羽
禮崇宗祀志表嚴禋笙鏞合奏文物惟新敬遵茂典敢擇良辰絜
誠斯著奠謁方申

配饗

笙鏞間鳴玉文物昭清暉粹影臨芳奠休光下太微孝思期有感明潔庶無違

宮音　履艮包羣望居中冠百靈萬方資廣運庶品荷裁成神功諒匪測盛德實難名藻奠申誠敬恭祀表惟馨

角音　出震位開平秩扇條風乘甲乙龍德盛鳥星出薦珪篚陳誠實

徵音　赫赫離精御炎陸滔滔熾景開隆暑昊延神鑒俯蘭罇式表虔襟陳簠俎

商音　律中夷則序應收成功宣建武儀表惟明爰申禮奠庶展翹誠九秋是式百穀斯盈

羽音　葭律肇啓隆冬蘋藻攸陳饗祭黃鍾既陳玉燭紅粒方殷稔歲

孟夏雩祀上帝于南郊樂章八首 貞觀中褚亮等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圓丘 皇帝行用大和詞同冬至圓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朱鳥開辰蒼龍啓暎大帝昭饗羣生展敬禮備懷柔功宣舞詠句液應序年祥叶慶

迎俎用雍和

紺筵分彩瑶圖吐絢風管晨凝雲歌曉囀肅事蘋藻虔申桂奠百穀斯登萬箱攸薦

皇帝酌獻飲福酒用壽和詞同冬至圓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鳳曲登歌調令序龍雩集舞泛祥風綵襚雲迴昭睿德朱千電發表神功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圓丘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圓丘

又雩祀樂章二首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起或云開元初造

降神用豫和

鳥緯遷序龍星見辰純陽在律明德崇禋五方降帝萬寓安人恭以
致享肅以迎神

送神用豫和

祀遵經設享緣誠舉獻畢于樽撤臨于俎舞止干戚樂停柷敔歌以
送神神還其所

祀五方上帝於五郊樂章四十首貞觀中魏徵等作今行用

祀黃帝降神奏宮音

黃中正位含章居貞既彰六律兼和五聲畢陳萬舞乃薦斯牲神其
下降永祚休平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終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淵淵方輿蒼蒼圓蓋至哉樞紐宅中圖大氣調四序風和萬籟祚我
明德時雍道泰

迎俎用雍和

金縣夕肆玉爼朝陳饗薦黃道芬流紫辰迺誠迺敬載亨載禋崇薦斯在惟皇是寘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御徵乘宮出郊甸安歌率舞遞將迎自有雲門符帝賞猶持雷鼓荅天成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

祀青帝降神用角音

鶴雲旦起鳥星昏集律候新風陽開初蟄至德可饗行潦斯挹錫以無疆烝人乃粒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玄鳥司春蒼龍登歲節物變柳光風轉蕙瑶席降神朱絃饗帝誠備祝嘏禮殫珪幣

迎爼用雍和

大樂稀音至誠簡禮文物斯建聲名濟濟六變有成三登無體迺眷

豐絜恩覃愷悌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笙歌籥舞屬年韶鷺鼓鳧鍾展時豫調露初迎綺春節承雲遽踐蒼霄馭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

祀赤帝降神用徵音

青陽告謝朱明戒序延長是祈歎陳椒醑博碩斯薦笙鏞備舉庶盡肅恭非馨稷黍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離位克明火中宵見峰雲暮起景風晨扇木槿初榮含桃可薦芬馥百品鏗鏘三變

迎俎用雍和

昭昭丹陸弈弈炎方禮陳牲幣樂備篪簧瓊羞溢俎玉醑浮觴恭惟正直歆此馨香

皇帝酌獻飲神用壽和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千里溫風飄絳羽十枚炎景勝朱干陳觴薦俎歌三獻拊石椶金會七盤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

祀白帝降神用商音

白藏應節天高氣清歲功既阜庶類收成萬方靜謐九土和平馨香是薦受祚聰明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金行在節素靈居正氣肅霜嚴林凋草勁犲祭隼擊潦收川鏡九穀已登萬廂流詠

迎俎用雍和

律應西成氣躔南呂珪幣咸列笙竽備舉苾苾蘭羞芬芬桂醑式資宴貺用調霜序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璿儀氣爽鷩緹籥玉呂灰飛含素商鳴鞞奏管芳羞薦會舞安歌葆眊揚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豫和

祀黑帝降神用羽音

嚴冬季月星廻風厲享祀報功方祈來歲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律周玉琯星廻金度次極陽烏紀窮陰兎火林霰雪湯泉凝沍八蜡已登三農息務

迎俎用雍和

陽月斯紀應鍾在候載潔牲牷爰登俎豆既高既遠無聲無臭靜言格思惟神保佑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執籥持羽初終曲朱干玉鍼始分行七德九功咸已暢明靈降福具穰穰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

又五郊樂音十首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起

黄郊迎神

朱明季序黄郊王辰厚以載物甘以養人毓金爲體稟火成身宫音式奏奏以迎神

送神春末冬暮徂夏抄秋土王四月時季一周黍稷已享籩豆宜收送神有樂神其賜休

青郊迎神　緹幕移候青郊啓蟄淑景遲遲和風習習璧玉宵備旌旄曙立張樂以迎帝神其入

送神　文物流彩聲明動色人竭其恭靈昭其飭歆薦無已垂禎不極送禮有章惟神還軾

赤郊迎神　青陽節謝朱明候改靡草彫華含桃流彩簴列鍾磬筵陳脯醢樂以迎神神其如在

送神　炎精式降蒼生攸仰羞列豆籩酒陳犧象昭祀有應宜其不爽送樂張音惟靈之往

白郊迎神　序移玉律節應金商天嚴殺氣吹警秋方槱燎既積稷奠並芳樂以迎奏庶降神光

送神　祀遵五禮時屬三秋人懷肅敬靈降禎休眞歆旨酒薦享珍羞載張送樂神其上遊

黑郊迎神　玄英戒序黑郊臨候掌禮陳彝司筵執豆寒雰斂色沍泉凝漏樂以迎神八音斯奏

送神　北郊時洌南陸輝處奠本虔誠獻彌恭慮上延祉福下承歡
豫廣樂送神神其整馭

祀朝日樂章八首 貞觀中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 詞同冬至圓丘 皇帝行用大和 詞同冬至圓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惟聖格天惟明饗日帝郊肆類王宮戒吉珪奠春舒鍾歌晚溢禮云
克備斯文有秩

迎神用雍和

晨儀式薦明祀惟光神物爰止靈暉載揚玄端肅事紫幄輿祥福履
攸假於昭令王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 詞同冬至圓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崇牙對羽延調露旋宮扣律掩承雲誕敷懿德昭神武載集豐功表
睿文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圜丘）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

又祀朝日樂章二首（太樂舊有此辭不詳所起）

迎神　太陽朝序王宮有儀蟠桃彩駕細柳光馳軒祥表合漢曆彰奇禮和樂備神其降斯

送神　五齊兼飭百羞具陳樂終廣奏禮畢崇禋明鑒萬寓昭臨兆人永流洪慶式動曦輪

祀夕月樂章八首（貞觀中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測妙爲神通微曰聖坎祀貽則郊禋展敬璧薦登光金歌動暎以載嘉德以流曾慶

迎俎用雍和

朏晨爭舉天宗禮闕夜典京秋陰明湛夕有醻斯言有牲斯碩穆穆其暉穰穰是積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合吹八風金奏動分容萬舞玉鞘鶩詞昭戎典光前烈夕曜秉功表盛明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圜丘）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

蜡百神樂章八首（貞觀中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序迫歲陰日躔星紀爰稽戎典聿崇清祀綺幣霞舒瑞珪虹起百禮垂裕萬靈薦祉

迎俎用雍和

緹籥勁序玄英晚候姬蜡開儀豳歌入奏蕙馥彫俎蘭芬玉酎大饗明祇永綏多祐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經緯兩儀文化洽削平萬域武功成琨絃自樂乾坤泰玉鏚長歡區縣寧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圓丘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圓丘

又蜡百神樂章二首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起

迎神今不行用　八蜡開祭萬物咸祀上極天維下窮坤紀鼎俎流馥樽彝薦美有靈有祇咸希來止

送神今行用　十旬歡洽一日祠終澄彝拂俎報德酬功慮虔容肅禮縟儀豐神其降祉整馭隨風

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樂章八首貞觀中褚亮等作

迎神用順和

萬物資以化文泰屬昇平易從業惟簡得一道斯寧具儀光玉帛送舞變咸英黍稷良非貴明德信惟馨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圓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至矣坤德皇哉地祇開元統紐合大承規九宮肅列六典相儀永言配命長保無虧

迎俎用雍和

柔而能方直而能敬厚載以德大享以正有滌斯牷布聲斯盛介茲景福祚我休慶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玉幣牲牷分薦享羽旄干鍼遞成容一德惟寧兩儀泰三才保合四時邕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順和

陰祇叶贊厚載方貞牲幣具舉簫管備成其豐惟肅其德惟明神之聽矣式鑒虔誠

則天皇后永昌元年大享拜洛樂章十五首御撰

設禮用昭和

九玄眷命三聖基隆奉成先言明臺畢功宗祀展敬興表深衷永昌帝業式播淳風

致和　神功不測兮運陰陽苞藏萬宇兮孕八荒天符旣出兮帝業昌顧臨明祀兮降禎祥

咸和　坎澤祠容備舉坤壇祭典爰伸靈眷遥行祕躅嘉貺荐委殊珍肅禮恭禋載展翹襟懇志逾殷方期交祭懸應下一句逸

乘輿初行用九和

祗荷坤德欽若乾靈慙惕罔寘興居匪寧恭崇禮則肅奉儀形惟憑展敬敢薦非馨

拜洛

菲躬承睿顧薄德忝坤儀乾乾遵後命翼翼奉先規撫俗勤雖切還淳化尚虧未能弘至道何以契明祇

受圖用顯和

顧德有慙虛非明祇屢降禎符氾水初呈祕象温洛薦表昌圖玄澤流恩載洽丹襟荷渥增愉

登歌用昭和

舒陰致養合大資生德以恒固功由永貞升歌薦序垂幣翘誠虹開玉照鳳引金聲

迎俎用敬和

蘭俎既昇蘋羞可薦金石載設咸英已變林澤斯揔山川是徧敢用敷誠實惟忘倦

酌獻用欽和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齊和

沉潛演貺分三極廣大凝禎揔萬方既薦羽旌文化啓還呈干鏚武威揚

武舞用德和

夕惕司龍契晨兢當鳳扆崇儒習舊規偃霸循先言絕壤飛冠蓋遐
區麗山水幸承三聖餘忻屬千年始
撤俎用禋和
百禮崇容千官肅事靈降舞兆神凝有粹奠享咸周威儀畢備奏夏
登列歌雍撤肆
辭神用通和
皇皇靈睠穆穆神心暫動凝質還歸積陰功玄樞紐理寂高深銜恩
佩德聳志翹襟
送神用歸和
言旋雲洞兮躡烟途永寧中宇兮安下都苞涵動植兮順榮枯長貽
寶貺兮贊璇圖
又歸和
調雲闕兮神座興驂雲駕兮儼將昇騰絳霄兮垂景祐翹丹懇兮荷
休徵

睿宗太極元年祭皇地祇於方丘樂章八首不詳撰者

迎神用順和黃鍾宮三變太蔟角一變姑洗徵一變南呂羽一變

坤厚載物德柔垂祉九域咸雍四溟爲紀敬因良節虔修陰祀廣樂式張靈其降止

金奏新加太蔟宮

坤元至德品物資生神凝博厚道叶高明列鎮五嶽環流四瀛于何不載萬寶斯成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貞觀冬至圓丘黃鍾宮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詞同貞觀太廟肅和應鍾均之夷則

迎俎及酌獻用雍和詞同貞觀太廟雍和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詞同皇帝朝群臣舒和

武舞用凱和詞同貞觀冬至圓丘

送神用順和林鍾宮

樂備金石禮光樽俎大享爰終洪休是舉雨零感節雲飛應序纓紱

載辭皇靈具舉

玄宗開元十一年祭皇地祇於汾陰樂章十一首

迎神用順和（林鍾以下各再奏）林鍾宮（黃門侍郎韓思復作）

大樂和暢殷薦明神一降通感八變必臻有求斯應無德不親降靈醉止休徵萬人

太簇角（中書侍郎盧從愿作）

坤元載物陽樂發生播殖資始品彙咸亨列俎棊布方壇砥平神歆禋祀后德惟明

姑洗徵（司勳郎中劉晃作）

大君出震有事郊禋齋戒既肅馨香畢陳樂和禮備候暖風春恭惟降福實賴明神

南呂羽（禮部侍郎韓休作）

於穆濬哲維清緝熙肅事昭配永言孝思滌濯靜嘉馨香在茲神之聽之用受福釐

皇帝行用太和　黃鍾宮　吏部尚書王晙作

於穆聖皇六葉重光太原刻頌后土疏場寶鼎呈符歆雲降祥禮樂備矣降福穰穰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蕤賓均之夾鍾羽　刑部侍郎崔玄暐作

聿修嚴配展事禋宗祥符寶鼎禮備黃琮祝詞以信明德惟聰介玆景福永永無窮

迎俎用雍和　黃鍾均之南宮羽　徐州刺史賈曾作

饎我漸饎絜我膋薌有豆孔碩爲羞既臧至誠無昧精意惟芳神其醉止欣欣樂康

酌獻飲福用壽和　黃鍾宮　禮部尚書蘇頲作

禮物斯備樂章乃陳誰其作主皇考聖眞對越在天聖明佐神窅然汾上厚澤如春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太蔟宮　太常少卿何鸞作

樂奏云闋禮章載虔禋宗于地昭假于天惟馨薦矣既醉歆焉神之

降福永永萬年

武舞用凱安黃鍾均之林鍾徵主爵郎中蔣挺作

維歲之吉維辰之良聖君紱冕肅事壇場大禮已備大樂斯張神其醉止降福無疆

送神用順和尚書右丞源光裕作

方丘既膳嘉饗載謐齊敬畢誠陶匏貴質秀篚豐薦芳俎盈實永永福流其昇如日

玄宗開元十三年禪社首山祭地祇樂章八首

迎神用順和太常少卿賀知章作

至哉含柔德萬物資以生常順稱厚載流謙通變盈聖心事能察層廟陳厥誠黃祇儼如在泰折俟咸亨

皇帝行用太和

肅我成命於昭黃祇裘冕而祀陟降在斯五音克備八變聿施緝熙肆靖厥心匪離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黃祇是祇我其夙夜寅畏誠絜匪遑寧舍禮以琮玉薦厥茅藉念茲
降康胡寧克暇

迎俎入用雍和

夙夜宥密不敢寧宴五齊既陳八音在縣粢盛以絜房俎斯薦惟德
惟馨尚茲克徧

皇帝初獻用壽和

惟以明發有懷載殷樂盈而反禮順其禋立清以獻薦欲是親於穆
不已裒對斯臻

皇帝飲福用福和

穆穆天子告成岱宗大裘如濡執珽有顒樂以平志禮以和容上帝
臨我云胡肅邕

皇帝還宮用太和

昭昭有唐天俾萬國列祖應命四宗順則申錫無疆宗我同德曾孫

繼緒享神配極

送神用靈具醉代順和侍中源乾曜作

靈具醉杳𢘓𢘓靈將往眇禠禠顧明德吐正詞爛遺光流禎祺

祭神州于北郊樂八首貞觀中褚亮作

迎神用順和詞同夏至方丘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大矣坤儀至哉神縣包含日域牢籠月竁露絜三清風調六變皇祇屆止式歆恭薦

迎俎用雍和

泰折嚴享陰郊展敬禮以導神樂以和性黝牲在列黃琮俯映九土既平萬邦貽慶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坤道降祥和庶品靈心載德厚群生水土既調三極泰文武畢備九

區平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圓丘）　送神用順和（詞同冬至圓丘）

又祭神州樂章二首（太樂舊有此詞詳所起）

迎神　黃輿厚載赤縣歸德含育九區保安萬國誠敬無怠禋祀有則樂以迎神其儀不忒

送神　神州陰祀洪恩廣濟草樹霑和飛沉沐惠禮修鼎俎奠歆瑤幣送樂有章靈軒其逝

祭太社樂章八首（貞觀中褚亮等作）

迎神用順和（詞同夏至方丘）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圓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后土凝德神功叶契九域底平兩儀交際戊期應序陰墉展幣靈車少晉俯歆樽桂

迎俎用雍和

美報崇本嚴恭展事受露蹶壇承風啓地絜粢登俎醇犧入饋介福

遠流羣生畢遂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神道發生敷九稼陰陽乗仁暢八埏緯武經文陶景化登祥薦祉啓豐年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順（詞同冬至圜丘）

又太社樂章二首（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起）

迎神　烈山有子后土有臣播種百穀濟育兆人春官緝禮宗伯司禋戊爲吉日迎享茲辰

送神　告祥式就酬功載畢親地尊天禮文經術貺徵令序福流初日神馭爰歸祠官其出

享先農樂章（貞觀中褚亮等作）

迎神用咸和　粒食伊始農之所先古今攸賴是曰人天耕斯帝籍播厥公田式崇明祀神其福焉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鐏彝旣列瑚簋有薦歌工載登幣禮斯奠肅肅享祀顒顒纓弁神之聽之福流寰縣

迎俎用雍和

前夕親牲質明奉俎沐芳整弁其儀式序盛禮畢陳嘉樂備舉歆我懿德非馨稷黍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羽籥低昂文綴巳千鍼蹈厲武行初望歲祈農神所聽延祥介福豈云虛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承和

又享先農樂章一首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起

送神用承和

三推禮就萬慶所凝負扆志遠薦衮惟興降歆肅薦垂祐 祖膺送神

有樂神其上昇

享先蠶樂章五首明慶中皇后親蠶奉勑內出此詞

迎神用永和亦曰順德

芳春開令序韶苑暢和風惟靈申廣祐利物表神功綺會周天宇黼黻藻寰中庶幾承慶節歆奠下帷宮

皇后昇壇用肅和

明靈光至德深功掩百神祥源應節啓福緒逐年新萬寓承恩覆七廟佇恭禋于茲申至懇方期遠慶臻

登歌奠幣用展敬

霞莊列寶衛雲集動和聲金卮薦綺席玉幣委芳庭因心 罄丹款先已勵蒼生所具延明福於茲享至誠

迎俎用潔誠

桂筵開玉俎蘭圃薦瓊芳八音調鳳律三獻奉鸞觴絜粢申大享庭

寓異降祥神其覃有慶錫福永無疆

飲福送神用昭慶

仙壇禮既畢神駕儼將昇佇屬深祥啓方期庶績凝虔誠資宇內務本勖黎蒸靈心昭備享率土洽休徵

皇太子親釋奠樂章五首

迎神用承和亦曰諴和

聖道日用神幾不測金石以陳絃歌載陟爰釋其菜匪馨于稷來顧來享是宗是極

皇太子行用承和

萬國以貞光上嗣三善茂德表重輪視膳寢門遵要道高闢崇賢引正人

登歌奠幣用肅和

粤惟上聖有縱自天旁周萬物俯應千年舊章允著嘉贊孔虔王化茲首儒風是宣

迎俎用雍和

堂獻瑤篚庭敷璆縣禮備其容樂和其變肅肅親享雍雍執奠明禮惟馨蘋蘩可薦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隼集龜開昭聖列龍躔鳳跱肅神儀尊儒敬業宏圖闡緯武經文盛德施

武舞用凱安 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承和 詞同迎神

又享孔廟樂章三首 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起

迎神 通吳表聖問老探貞三千弟子五百賢人億齡規法萬載祠禋絜誠以祭奏樂迎神

送神 醴溢犧象羞陳俎豆魯壁類聞泗州如覲里校覃福胄筵承祐雅樂清音送神其奏

享龍池樂章十首

第一章 紫微令姚崇作也

恭聞帝里生靈沼應報明君鼎業新旣叶翠泉光寶命還符白水出眞人此時舜海潛龍躍北地堯河帶馬巡獨有前池一小鴈叨承舊惠入天津

第二章 左拾遺蔡孚作

帝宅王家大道邊神馬龍龜涌聖泉昔日昔時經此地看來看去漸成川歌臺舞榭宜正月柳岍梅洲勝往年莫言波上春雲少秖爲從龍直上天

第三章 太府少卿沈佺期作

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光天天不違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邸第樓臺多氣色君王鳧鴈有光輝爲報寰中百川水來朝上地莫東帰

第四章 黃門侍郎盧懷愼作

代邸東南龍躍泉清漪碧浪遠浮天樓臺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鏡裏懸鴈沼迴流成舜海龜書薦祉應堯年大川旣濟慙爲楫報德空

思奉細涓

第五章 殿中監姜皎作

龍池初出此龍山常經此地謁龍顏日日芙蓉生夏水年年楊柳變春灣堯壇寶匣餘烟霧舜海漁舟尚往還願以飄颻五雲影從來從去九天間

第六章 吏部尚書崔日用作

龍興白水漢興符聖主時乘運斗樞岍上苹茸五花樹波中的皪千金珠操環昔聞迎夏啓發匣先來瑞有虞風色雲光隨隱見赤雲神化象江湖

第七章 紫微侍郎蘇頲作

西京鳳邸躍龍泉佳氣休光鐘在天軒后霧圖今已得秦王水劍昔常傳恩魚不似昆明釣瑞鶴長如太液仙願侍巡遊同舊里更聞簫鼓濟樓船

第八章 黃門太郎李乂作

星分邑里四人居水洊源流萬頃餘魏國君王稱象處晉家藩邸化龍初青蒲似蹔遊粱馬緑藻還疑宴鎬魚自有神靈滋液地年年雲物史官書

第九章 工部侍郎姜晞作

靈沼縈迴邸第前浴日涵春寫曙天始見龍臺昇鳳闕應如霄漢起神泉石匱渚傍還啓聖桃李初生更有仙欲化帝圖從此受正同河變一千年

第十章 兵部郎中裴璀作

乾坤啓聖吐龍泉泉水年年勝一年始看魚躍方成海即覩龍飛利在天洲渚遥將銀漢接樓臺直與紫微連休氣榮光常不散懸知此地是神仙

唐書志卷第十